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七百九十一

知賢

傳曰觀其所繇察其所安人焉度哉若夫稟融朗之  
識洞幾神之表懷凝掄之鑒達語默之要固亦言必  
有中而物無遁形惟夫賢人之為德也居正而處厚  
安仁而守約直而不激和而不流進退之得宜言色

之無失純粹中積而誠以待人洵美外彰而謙以行已秉彝而居簡敦信而繇禮固其舉錯之際淺深可觀品藻所及淑慝以分至或識其名才知未遠至終有所立見稱於時傳諸美談皆可以徵也已

臧孫紇魯大夫也襄公二十三年秋八月孟孫卒初

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及孟孫卒臧孫人哭甚

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嘗志相順從身之害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嘗志相違矣猶藥石之療疾美疾不如惡石

大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

之兵為會於宋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

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

情視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視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

以語王王曰尚矣上也能敬神人敬享也使神享其祭人享其德宜

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也

子木楚令尹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公享晉楚之大夫

子木歸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

以當之不可與爭

鄭罕虎字子皮魯襄公三十年十月授子產政伯有死子

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

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

治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極故也子產為政及魯昭公十

三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

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竟也無為為善矣

惟夫子知我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也魯昭公五年鄭罕虎如齊娶

於子尾氏自為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

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又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

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

石父請絕晏子瞿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

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

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

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

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問顧

子路曰束帛十足以贈先生子路不對問又顧曰繇

束帛十足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繇也聞

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

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吾與回言終身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繇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孟軻字子與鄒人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彊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又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侯羸魏隱士也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在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談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

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

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

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皆驚酒

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羸之

爲公子亦足矣爲一作羸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

在車騎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令公

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

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爲小人而

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遂以侯生爲上

客

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之梁欲因  
 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齊猶豫未肯見曰虞  
 卿何如人也時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  
 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  
 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  
 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  
 君大慙命駕迎之

魏公子無忌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

作醪

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  
 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  
 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  
 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  
 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  
 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  
 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矣乃裝為去夫人具以  
 語平原君乃免寇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去

半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

後漢馬援扶風人爲伏波將軍初劉龔字孟公長安

人善論議援與班彪並器重之

彪與京師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

身用心篤實胡璉之器宗廟之器也

陳蕃汝南人位至三公時有黃憲字叔度同郡人也

蕃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

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旣入而

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玉符在門規素聞

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

與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蔡邕字伯喈爲中郎將桓彬卒邕等共論序其志僉

以爲彬有過人者四風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

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容潔操也乃共樹碑

而頌焉又郭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

志者乃共刻石碑邕爲其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

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林宗舉有道不應

喈又見王粲奇之曰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物

志曰蔡邕有書萬卷末年載數車與  
王粲亡後所與蔡書悉入蔡族子業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舉有道不應行見茅容耕於野  
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  
林宗奇其異遂與共語因請寓宿旦容殺雞爲饌林  
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己草蔬與客同飯林  
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楊賜爲太尉大將軍竇武辟陳寔爲掾屬賜及司徒  
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歎寔大位未登愧於  
先之

魏杜恕位至建威將軍張閻字子臺官至永寧太僕  
以簡質聞恕著家戒稱閻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  
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  
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禍患當  
何從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當力慕體之不如也  
陳群爲尚書僕射劉巴入蜀爲尚書令卒群與丞相  
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官至少府丞劉智爲潁川太守  
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  
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爲侍中潘濬爲人聽察對問有

機理粲見而貴異之繇是知名

蜀秦密字子勅官至大司農時任安與董扶俱以學行齊名後丞相諸葛亮問密以安所長密日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袁徽陳國人寄寓交州時許靖避難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林靖字英才偉士智畧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援急嘗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三陳之耳

諸葛亮為丞相初先主領荊州牧辟武陵人廖立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亮鎮荊州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材當贊與世業者也

吳羊銜為始興太守鍾離牧字子幹為南海太守有異政銜與太嘗滕齋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感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

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與孔融書曰虞仲翔虞翻字也前頗為論者所稱美實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初山陰丁覽太守徐陵翻一

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覽子固字子賤翻與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

晉吳奮爲河內太守郡人孫鑠少樂爲縣吏奮以爲主簿鑠自微賤登網紀時僚大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於司隸較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爲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旣出卽馳詣壽春爲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爲當時所稱

張華爲太嘗時陸機與弟雲俱入雒造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周浚爲揚州刺史時陸雲初入雒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

周弼爲御史中丞時裴頠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弼見而歎曰顏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稽康爲中散大夫時阮种弱冠有殊操爲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卽种也

山濤河內人官至僕射郭奕少有重名濤稱其高簡有雅量

王綏司徒戎之子也裴瓚字國寶楷子也特爲綏所重每從其游戎謂綏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綏官至荊州刺史衛瓘爲尚書令見樂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旣歿嘗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冰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也傅玄位至侍中初燉煌人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玄及張華與靖

一面皆厚與之相結

郭奕太原人官至尚書阮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奕初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文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王述太原人官至尚書令陸訥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述雅敬重之

庾敳爲東海王軍諮祭酒有重名爲縉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

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礪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  
之用

劉頌廣陵人爲廷尉同郡華譚素以才學爲東土所  
推頌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

張宣子新興人達識之士也同郡劉殷郡命主簿州  
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  
掾征南將軍牟祐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宣子勸殷就  
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棟楹  
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旣應他命無容  
不竭盡臣禮便不得養子與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

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  
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  
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  
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  
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  
終當表表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惋順事  
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

劉岱廣陽人也同郡霍原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  
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  
晝往乃夜共造焉岱原之父友也將舉之未果而病

篤臨終勅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及沈為國大中正惠帝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

李喬為司徒華表以苦節垂名李及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疎也

王曠為侍中裴邨有器望元帝為安東將軍邨為長史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邨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遠此下人士大敬附之

賁嵩為司徒掾時同郡周顛少有重名嵩見顛歎曰

汝頽固多奇士自頃難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

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伯仁顛字也

桓彝為散騎嘗侍初過江時晉國初建以王導為丞相軍諮祭酒彝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又褚裒字季野名冠中興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謝安為太保雅重褚裒嘗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亦備矣

温嶠為驃騎將軍嶠初至江左王導周顛謝琨庾亮  
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紀未舉嶠殊以  
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  
何慮嶠嘗謂謝琨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弘遠至  
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是過也

王敦為荊州牧庾亮為散騎嘗侍時敦在蕪湖元帝  
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  
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

元規亮字也

諸葛恢為內史時楊方好學有異才為郡鈴威儀公

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恢見而奇之待以門  
人之禮繇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  
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郝功曹主  
簿虞預稱美之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  
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  
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群耶聞  
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  
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  
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將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  
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

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缺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叅軍事方任都邑縉紳之士咸厚遇之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王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啗之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又桓彝與茂倫爲顛所重顛嘗歎曰茂倫嶽嵒歷落可笑人也顛官至護軍將軍

褚裒爲征北將軍以義興太守荀羨爲長史旣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負逸群之氣將軍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

盧誕爲司空劉琨從事中郎楊裕字士倫爲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誕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楊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皝甚悼之

萬寵爲臨安令郭文曠達不仕旣病甚寵迎置縣中及其卒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爲作傳贊頌其美云

王澄字平子爲軍諮祭酒謝琨爲王敦大將軍長史澄在敦坐見鯁談話無倦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眴敦其爲人所慕如此

桓溫爲大司馬錄尚書事王猛字景畧隱於華陰懷佐時之志溫入關猛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時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

宋沈懷文爲隋王誕府主簿謝莊爲諮議叅軍時江智淵爲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懷文及莊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日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

南齊殷冲初仕宋爲吳興令時張岱爲水部郎出補東遷令冲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各器方顯終當大至

周顒爲中書郎吳郡錢塘杜栖少爲同郡張融所知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各儒貴游多敬待之顒與栖父京產書日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梁范述曾仕齊爲永嘉太守時蕭景爲永寧令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勝郡門日詣縣有疑

滯者可就永寧令決

任昉字彥昇位至新安太守劉孝綽為著作佐郎歸

沐以詩贈昉昉報章曰彼美咨陽子投我懷秋作詎

慰羣嗟人徒深老夫託其為各流所重如此謝舉傳云此詩

昉贈舉

劉焯為會稽府丞賀瑒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

焯見瑒深器異之嘗與焯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

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為儒者宗

范雲為侍中時孔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

登以祠事入廟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日不期忽觀

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

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既而獨造休源高談

盡日同載還家

沈約為尚書令當朝貴顯軒蓋盈門時孔休源初到

京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其為

達人所推如此又王筠自元禮為殿中郎約每見筠

文咨嗟吟咏以為不逮也嘗謂筠曰昔蔡伯喈見王

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

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

後魏郭祚字季祐官至雍州刺史嘗謂子景尚曰封  
軌高緯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  
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  
津梁也

賈禎爲雒陽令陸暉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禎  
見其兄弟歎曰僕以年老更觀雙璧

孫蕙蔚爲黃門郎陸暉與弟恭之共候蕙蔚蕙蔚謂  
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得謝張公無以延譽  
汜潜燉煌人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春秋當祭  
之前先求旨酒美饌盡孝思之敬潜家善釀酒每節  
送一壺與叟河東裴定等謂潜曰再三之惠以爲過  
厚矣子惠於叟何其嘗也潜曰我嘗給祭者以其嘗  
於孝思論者以潜爲君子

隋祖孝徵爲侍中初李德林器量深沈時人未能測  
惟在城王楷趙彥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延譽之言  
無所不及北齊武王初爲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  
郎三年孝徵入爲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出爲交  
州刺史朝士有先爲孝徵所待遇者問德林云是彥  
深黨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縫衣我嘗憾  
之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不

宜安說

揚素字處道位至太子太師楊達為上開府達為人  
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日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  
者惟楊達耳

薛道衡為吏部侍郎時李文博為羽騎尉特為道衡  
所知嘗令在廳事帷中披簡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  
治政善事即抄換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  
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一

慕賢 思賢

慕賢

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語曰見賢思齊焉蓋夫立  
志之士抗心希古緬慕前哲踵武時彥所以勵自訟  
之操申樂與之願見於行事政而及之知其為人進

吾往也斯皆崇德廣業修身踐言瞻之在前猶恐不  
 及者也至其降心屈體從游請益冒涉危難樂聞道  
 義形於詠歌著之繪素不憚行役期揖符采遠撫風  
 尚以自倫儼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  
 趙文子晉大夫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勝  
 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作起也叔譽曰其陽  
 處父乎陽處父襄公之太傅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  
 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恃其舅犯  
 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至  
 將反國無君君之心及河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  
 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

子知人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

隱括之中直而不沒人之善存亡汲汲蓋遠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

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於魯

孟公綽數稱臧文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銅

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子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商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但述之耳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事齊威王髡博聞強記學無

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

漢袁盎景帝時為太嘗與大將軍竇嬰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汲黯為主爵都尉好游俠任氣節行脩絜其諫犯主之顏色嘗慕傅伯爰盎之為人

鄭當時為世子舍人其慕長者如恐不稱恐不稱自其意

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太父行天下有名之士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時名犬子既學慕

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藺相如義而有勇故追慕之終文園

令

司馬遷為太史令嘗曰晏子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又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

後漢張純為太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跡務於無危

申屠剛扶風茂陵人也質性剛直嘗慕史鮪汲黯之

為人為太中大夫病去官卒於家

侯霸字君房為大司徒時京兆王丹隱居養志質性

方絜建武中徵丹為太子少傅霸欲與交友及被徵

霸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漢末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鄧騭爲虎賁中郎將當朝貴盛聞侍中張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

馮胄字世威奉世之後爲司徒李郃門人嘗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爲人後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荀爽字慈明少時嘗就謁李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爽後位至司空張楷字公超蜀郡成者人侍中霸之子也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嘗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夙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徒避之建和三年下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崔瑗爲濟北相李固爲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敘殷勤

范丹字史雲陳畱外黃人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

嘗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為萊蕪令不到官後辟太傅司空府

馬寔字伯騫所欲友接負笈荷檐不遠萬里王暢未仕時寔慕其高名往薦之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

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折時人乃故折

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上爭歸之載刺嘗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會來葬同志者乃

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

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久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視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

郡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竟無所就天下號曰徵君

陳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何進

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病遂不  
屈節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竝制總麻執  
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

門

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  
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少以篤行稱皓及荀淑  
竝爲士大夫所歸慕九辟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  
慮長皆不就及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  
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膺台輔逡巡王  
命卒歲容與

袁紹字太初汝南汝陽人時何顥與陳蕃李膺善膺  
膺之敗遂爲宦官所陷顥乃改名姓亡匿汝南間所  
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紹慕之私與往來及  
黨錮解辟顥司空府

魏邴原北海人黃巾起將家屬至遼東原在遼東一  
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授教之聲不絕  
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原至謁訖而出軍中士大  
夫詣原者數百人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性剛直疾惡嘗慕汲黯  
之爲人卒於東平相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累以安車蒲輪東帛加璧

聘不起卒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嘗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田豫漁陽人爲衛尉遜位拜大中大夫罷官歸居魏縣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墓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吳曹嵩燉煌人爲滎陽令東海相趙咨之官道經滎陽嵩慕咨之故孝廉也路迎謁候咨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晉傅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推賢樂善嘗慕季文子仲山甫之爲人至元庸中爲司隸較尉卒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少有風格以雅重稱嘗慕其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起家爲太子舍人

劉疇字王喬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閬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王居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雒陽卓犖不羈初爲護

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  
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雒陽  
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齋羊  
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  
來將有以也居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  
下與居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  
卽與長假因免爲兵

嵇紹爲侍中及遇害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  
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嘗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  
以爲已亞遂爲友善內總心膂外爲爪牙尋用爲成  
都內史

王導爲司徒以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布數千端鬻  
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  
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王者出賣  
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

阮脩字宣子嘗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  
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人錢而不得後爲太傅  
行參軍太子洗馬

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過江爲太保專朝

政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歸資答曰只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稚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敬之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克爲楊州辟晷爲主簿

郗超爲司徒左長史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仕後秦姚萇爲左僕射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

宋王弘爲太保凡動止施爲及書翰義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

劉湛字弘仁南陽平陽人也少負其志氣嘗慕汲黯崔瑗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湛後爲丹陽尹光祿大夫

謝靈運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襲封康樂公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劉凝之字志安南郡支江人少慕老萊嚴子陵爲人立屋野外州里重其德三禮辟不就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也有高尚之操謝靈運顏延之竝相欽重弘之初爲衛軍參軍後解職家會稽上虞及卒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嵩生日家君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

袁粲陳郡夏陽人爲司徒中書監初名 幼慕荀

奉倩之爲人白孝武求改名爲粲不許至後言於明帝乃改爲粲字景倩

南齊何戡字慧景廬江瀟人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爲左將軍吳興太守卒

柳世隆河東解人少有風器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爲君子之交爲左光祿大夫侍中卒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也於蒙山立精舍講授宋明帝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王寂僧虔子也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爲祕書郎卒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每賓友會同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轉國子博士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辨宗測隱居廬山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惟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沂口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

劉璉爲武陵王畢參軍行至吳璉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梁韋叡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書之於壁以自玩

王騫字思寂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不事產業有田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嘗爲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嘗不周以此爲愧後爲度支尚書卒

王筠初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之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

陸機自爲殿中

地州元景慕賢

郎後為平 王文度 王坦之字文度 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

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在齊為諸王侍讀奉朝

請後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深慕張良之為人云

古賢莫比

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顛幼清靜有志行慕黃

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屢徵南陽王左嘗侍太子舍人

皆不起

馮道根字臣基湘陽人也微時不學既貴初讀書自

謂少文嘗慕周勃之器量累遷左右上將軍

後魏傅永為平東將軍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稍躍

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

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

之永宅也

崔承宗齊州人其父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

國遂為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

師黃門侍郎孫惠尉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

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北齊司馬膺之字仲慶好讀太玄經注楊雄蜀都賦

每云我欲與楊子雲周旋河清末為光祿大夫

盧叔武范陽涿人也少機悟豪率輕俠好奇策慕諸葛亮之為人徵太子中庶子不起

後周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銀青光祿大夫靜慮子也親沒撫諸弟以篤孝聞榮陽鄭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寬後官至涉州刺史

于謹封燕公時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唐璞賜姓宇文氏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璞學行兼脩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謹姓萬紐于氏謹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謹為朝望所宗如此

楊敷字文衍華山公寬之子也少有志操重然諾每覽書傳見忠臣烈士之事嘗慨然思慕之官至汾州刺史

韋夔高尚不仕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夔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夔談讒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夔至賓館夔不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時所欽挹如此

隋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初以弋獵為事中便折節讀

書嘗慕傅介子班仲叔爲人大業中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崔敦禮雍州咸陽人少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蘇子卿之爲人顯慶初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綱觀州蓼人也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字文紀卒爲太子少師

楊師道爲待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洩內事嘗曰昔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餘風潘好禮初爲鹿城縣主簿則天朝徐有功爲地官員外郎好禮深慕其爲人因著論焉

陸象先爲工部尚書象先卽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充皇太子侍讀賀知章族姑子也知章性放曠善諧謔當時賢達皆仰慕之象先與知章特相友善象先嘗謂人曰賀兄言論情態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濶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恡生矣

李進太僕少卿暈子樂善愛才慕當時名士與之交結

裴冕爲左僕射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竊其貨謂曰僕射樣也

後唐宰相李愚少慕晏嬰之爲人故初名晏平

思賢

詩有彼留之嗟語有則亡之感故知賢者既往遺思是深乃有服其嘉言念其婉畫失師律以追悼不聞過而增歎以至經舊遊而慟哭瞻高壠而盡哀乃知擅其風流必加欽慕雖年祀寢遠而聲猷益彰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趙簡子晉大夫劉文公會諸侯大夫伐楚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簡子為之臨喪甚哀曰黃父之會在魯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

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也無謀非德

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曰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又簡子有臣曰周舍

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惛惛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復與諸大夫飲於洪陂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曰臣有罪而不自知已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干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唯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昔者紂王默然而亡武王愕愕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過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孔子哭顏淵慟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不自知已

之悲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又曰噫噫痛傷之聲天喪予

天喪予者若喪已也重言之者痛惜之甚

叔向晉大夫也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

父之死吾茂之與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

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

後漢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及鴻

東遊思恢作詩

田豐字元皓為袁紹別駕天姿瓌傑權畧多奇紹軍

之敗也土崩奔北徒眾略盡軍將皆撫膺而泣日向

使田豐在此不至於是

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將東征吳以復關羽之恥群

臣多諫一切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在白帝亮

歎曰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

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賴尤荆州人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

天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胤蔣琬書曰令史

失賴尤掾屬喪楊顛為朝中損益多矣楊顛為諸葛亮東普屬典

選舉顛死亮垂泣三日

蔣琬為大將軍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

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  
如此

王謀字元泰漢嘉人也有容  
止操行先主以謀爲少府

晉羊曇太山人知名士也爲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  
樂彌年行不錄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作樂  
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不已以馬策  
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  
哭而去

孫惠爲大將軍叅軍陸機及弟雲雲弟耽爲成都王  
所害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  
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雋望

悲豈一人

謝鯤爲王敦長史時衛玠卒葬於南昌鯤哭之慟人  
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  
王衍爲領軍阮柯爲長史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  
心經誥博學浩聞及卒衍哭之甚慟

何充爲吏部尚書咸康六年司空庾亮薨及葬充會  
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劉惔爲丹陽尹雅善言理簡文初作相與王濛竝爲  
談客濛卒臨殯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久之

孫悼字興公善屬文有高尚之志丹陽尹劉惔卒

惔字

真綽爲之誅云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之心時人  
以爲名言後綽嘗詣楮衷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哀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  
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桓玄聞王珣卒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爽悟經  
史明徹同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用才不盡然  
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  
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之九折風霜備經雖頗明  
公神鑒亦識居之故也棄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  
去來寘之未易耳

宋顏竣爲湘東王師時會稽太守張暢卒于官顏竣  
表世祖曰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早樹風範聞之  
悽愴深切嘗懷

梁殷芸陳郡人也累遷秘書監任昉好獎進士友延  
譽者率多外擢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  
也及率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  
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

劉之遴爲南郡太守劉顯爲郡陵王長史及卒之遴  
啓皇太子曰嘗聞夷叔柝下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  
山餓夫東國黜士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歿

世而名不稱者可謂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沛國劉顯耽讀藝文聰明特達合棺郢都魂歸上國下宅有日須鑄墓版畧撰其事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眷藻其枯骨以慰幽魂乃命誌銘

後魏蘇湛中書侍郎姜儉從母兄也儉爲蕭寶夤雍州從事實夤反敗儉爲城人所殺湛每謂人日以姜儉才志堪致富貴惜其不遇命也如何

李神雋爲儀同路法嘗幼而脩立爲郡功曹早卒神雋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嘗足爲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之也

隋楊素字處道高祖時爲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柳弘卒於官相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雒川之文其爲士友所痛惜如此

唐房玄齡魏徵俱爲相竝美戴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爲之流涕

宋璟爲相魏知古爲工部尚書卒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者其在魏公平乎

周馮道爲相初漢劉審交爲汝州刺史卒道聞之曰予嘗爲劉汝州僚佐知其爲人廉平慈善無害之長

也判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尤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餒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撻不行刻剝不因公以徇私不害物以利已雖然行長利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於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之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凶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恭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知民是邦本政爲民命和平寬易卽劉君之政安足稱耶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道仍爲著哭詞六章鐫於墓碑之陰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二

二十

餘無辜朕以是張本道公與命味平實是明應等之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昂臣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三

長者

仲尼有言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皆長者之謂歟然則訥言敏行寬柔溫豫篤誠心以待物守不欺而無貳致美於它人處衆之所惡斯蓋急病讓夷薰心濡首先民之攸重禮

冊府元龜 總錄部

經之為貴也至有臨難無苟免觀過以知仁御下以至寬誨盜以歸善州里率德而咸服政教不嚴而自治使民無爭而怨益亡信為天地之紀有道之極致乎

漢田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帝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疑其盜取不疑謝有之告云實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不疑學

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人知之其為吏迹也  
不好立名稱為長者

張歐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案人朝以誠長者處官官亦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後漢趙孝以父任為郎其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孝每告歸嘗白衣步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亭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卓茂初辟丞相府吏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

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惟不好爭如此

甄宇建武中爲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甚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繇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寇恂經明行脩名重朝廷時稱其長者有宰相器位執金吾

梁鴻扶風平陵人也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欲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嘗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

周嘉汝南人仕郡主簿太守何敞討賊爲賊所圍嘉號泣請以死贖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

陳重舉孝廉為郎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  
 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  
 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  
 有告歸寧喪者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  
 不自申說而市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  
 事乃顯

劉寵為大尉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嘗出京師欲息  
 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  
 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  
 罵曰畜產寬須臾遣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  
 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言懼其死寬嘗行有人失  
 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首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張其  
 不較較報也論語曰  
 子曰犯而不較

陳寔潁川人也為郡功曹時中嘗侍侯覽託太守高  
 倫用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  
 人不空用而侯嘗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  
 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

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倫氏傅舍倫謂衆人  
言曰吾前爲侯嘗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自  
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繇故人畏憚強禦陳君  
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  
歎息繇是天下服其德建寧中歲荒民儉有盜夜入  
其室止於梁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  
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  
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  
首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寔浮克已  
反善然此當繇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

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牧搯又見  
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  
位侍中騎都尉

劉虞在鄉里時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  
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位  
太尉

姜肱彭城廣戚人也嘗遇盜但掠奪衣資而已旣至  
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  
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

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高鳳南陽葉人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  
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  
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戴封遇賊財物悉被掠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  
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乏故送相遣賊驚曰此賢  
人也盡還其器物位太嘗

承宮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熟人就認之  
宮便傳而去繇是發名位侍中祭酒

公沙穆北海膠東人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  
謂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  
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卽售亦不言病其直過  
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  
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  
賈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乃不受錢而去仕至達東  
屬國都尉

段熲爲護羌較尉坐討羌無功輸作左較吏人守關  
訟段以千數朝廷知段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段但  
謝罪不敢言在京師稱爲長者

滕延爲京兆尹有名理世稱爲長者

高順爲呂布將布後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魏管寧北海朱虛人鄰有牛暴寧田者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吳陸遜爲大將軍兵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嘉吏大帝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曰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也帝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歸焉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暨任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以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民繫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繇此發名晉庾純與荀販俱爲大將軍所辟販整麗車服純率

素而已。賈以爲愧，恨後純坐事免，復爲散騎，嘗侍賈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宐升進。侍中甄德奏賈以私議貶奪，公論誣罔。朝廷賈坐免官，賈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

阮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位東陽太守。鄧攸既陷，石勒長史張賓先薦之，勒以禮焉。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穀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對燈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請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位，右僕射。

王延，西河人也。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

桑虞，魏郡黎陽人。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踰者見，入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

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處乃歡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默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位寧朔將軍

周訪字士達漢末避地江南因家廬江尋陽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庾亮爲征西將軍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利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里所重嘗推誠行已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官至大司農卒

郭文隱居餘杭大辟山採竹葉木實買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卽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於菴側文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

范喬陳畱縣外黃人字伯孫高尚不仕邑人臘夕盜

所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諭  
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  
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願歎曰諸士大夫未有  
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  
士之貫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  
不穢爲人所歎服如此

孫晷吳國富春人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割其稻者晷  
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旣而自割送與之鄉鄰感愧莫  
復侵犯

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  
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  
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  
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  
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送之徒步而歸  
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  
名繇是士庶咸敬焉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  
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  
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  
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於是不  
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嘗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水上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位太子右庶子

宋謝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兄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嘗以他語亂之位侍中

謝方明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爲牧守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使無迹可尋

郭原平有志行爲鄉里所推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取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於水宅上種小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採筍置籬外隣曲慙愧無復取者又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舡過有相鬪者爲吏所錄鬪者逃散惟原平獨任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識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位會稽太守

沈道虔吳興人居石山下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者去乃出人又拔其屋後筍令人買止之日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敢受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嘗以摺拾自資同摺者或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吳國義興人也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劉凝之字安隱南郡枝江人嘗爲封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有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之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乃送還不肯復取

凝之宋書梁書皆有傳

南齊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卽跪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韓係伯襄陽人也襄陽士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

梁王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以來門

風多寬恕志尤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憶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位散騎嘗侍

裴子野遷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桡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

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旣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語買主遽退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位至侍中

何點廬江潛人也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

庾詵新野人也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二十石旣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不言恣其取足

范元琰吳郡錢塘人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

其故具以實答問盜者爲誰答向所以退畏其愧恥  
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  
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  
無復草竊

蔡凝自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之郡更令左右脩  
緝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

後魏高允爲尚書散騎嘗侍光祿大夫太和十年四  
月有事西郊詔以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扳

忽驚奔車覆傷眉三處孝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  
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

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  
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微

李孝伯嘗引網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  
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太武言其所長不隱人姓名以

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位秦州刺史

崔光韶其家資產皆弟光伯所理光伯亡悉焚其契  
河間邢子才會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  
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位太傅諮議叅軍

邢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位尚書  
令

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賃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惟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捨避位驃騎大將軍

爾朱代勤爲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乃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感感其意

宇文測爲駙馬都尉在雒陽之日曾被竊盜所盜之物卽其妻陽平主之衣服也州縣擒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遇赦得

趙琰字叔起初苻氏亂琰爲乳母携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餽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勅留輕糶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偶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還於本處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卽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後爲淮南王府長史

北齊崔暹爲吏部郎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篤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可以兼管機密宣武因以徵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宣武不悅謂暹曰

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日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

元文遙後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有地十頃與物無競仕齊爲侍中魏之將季孫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卽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

後周孟信魏末爲趙平太守及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在任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買也杖其兄子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文帝帳下人也文帝深歎異焉

趙軌爲衛王爽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於是方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

隋盧昌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所觸因致死牛王陳議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嘗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也拒而不受性寬厚皆此類

也位儀同三司

張文詡爲博士仁壽末學廢策杖而歸嘗有人夜中竊割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爲遠近所悉隣家築墻心欲直之文詡因毀舊墻以應之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謂其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者皆此類也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割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某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

元褒字孝整爲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伴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帝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卽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帝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

人所謗不付法司縣卽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刑法不持文書約束至今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纆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帝歎異之稱爲長者

唐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玄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盜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風聲恐爲他人所擒幸畱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盜者賚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

王友貞口不言人過時論以爲真君子後特授太子中舍人員外

源乾曜玄宗時爲京兆尹仍京師畱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帝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嘗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真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帝一切不問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攝而能引過在已也尹京三年政令如一孔述睿爲祕書監史館修撰時令狐垣亦充修撰與

述睿同職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皆讓之竟不與爭  
時人稱爲

杜黃裳性雅澹寬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位平章事  
任迪簡爲天德軍使李景畧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  
行酒者誤以醢進迪簡知誤以景畧法嚴慮坐主酒  
者乃勉飲盡之而僞容其過以酒薄白景畧請換之  
於是軍中皆感悅

錢徽爲禮部侍郎長慶元年知貢舉放進士鄭明等  
及覆落郎等十人貶徽爲江州刺史先是宰臣段文  
昌翰林學士李紳懇言進士揚子渾周漢賓二人於

徽繼以私書及徽貶有諷徽令盡獻文昌李紳等私  
書帝必開悟者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  
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邪命子弟焚之時議以爲君  
子

後唐王正言爲魏州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  
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爲同職司空頌所  
凌正言降心下之

晉崔稅屬詞頗工凡受託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卽焚  
其藁懼泄人之假手位太子賓客

人亦書卧齋張命于

心昏喪一

李翰義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四十四

知禮 家法 矜嚴

知禮

夫衣冠中而動作慎有方之士也是故君子以禮自防擇地而蹈著誠而去偽別嫌而明微如衡誠懸豈輕重之或爽猶冰在器故方圓而有準處閨門則宗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三

族序在朝廷則君臣正祗庸之德於是乎生殆辱之  
 尤無自而入信哉釋回增美安上治民捨禮何以哉  
 石祁子衛大夫駘仲之子也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  
 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卜者言齊縈木浴則得吉  
 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  
 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  
 以龜為有知也

季武子魯大夫武子成寢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杜氏之葬  
 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  
 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自見夷人寢墓以為宅欲

文過 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記此者善其又奪人之恩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季子名札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

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

之 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恕死不改制節

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

封且號者三日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而遂行行去也孔子曰

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陳尊已魯人乾昔之子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尊

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 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善尊已不陷父於不義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戀父母啼呼疑者子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

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

仲繇字子路為季氏宰宰治邑吏也 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謂舊時也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

怠矣以其久也 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偏任為跛依物 倚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賢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室事祭時堂事殯尸 孔子聞之曰誰謂繇也

而不知禮乎多其知禮 魯參武城人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曾之旅

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將死出哭於巷以為不可發凶於人館 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焉 曾子北面而弔焉

曾子寢疾病病謂疾困 樂正子春坐於床下子春曾參弟子 曾元

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參之子 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成人並坐 童子曰華而晡大夫之簣與華畫也簣謂床第也說者以晡為刮節目字或為刮

子春曰止

以病困不可動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

呼虛憊之聲

日華

而皖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

能易也元起易簣

未之能易已病故也

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

言夫子若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

為卿而不為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觀也

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

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成已之德

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斃什也

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言命雖困猶勤於禮

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也曾子弔於負夏

負夏衛地

主人

既祖填池

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推為奠徹去聲之誤也奠徹謂遣奠徹祖

推

柩而反之

反之於載處曾子欲更始

降婦人而後行禮

禮既祖而婦人降今

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復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皆非禮也

從者口禮

與

怪之

曾子曰夫祖者且也

且未定之辭

其不可以反宿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

疑曾子言非

子游曰飯於牖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

明反

曾子聞之曰多

矣乎予出祖者

且服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禭裘而弔

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

其禭裘而弔也

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夫也子游於時明為知禮

主人

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

於主人變乃變

也所弔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服且善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

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

子何觀焉與及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

屋者矣屋謂茨芄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平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

而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為刃上難登彼又易為功馬鬣封之謂也鬣

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一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上斷止

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

孔伋字子思魯人孔子之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

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

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

也衰期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

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財君子

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慎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

喪之禮如子贈祔之屬不踰主人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

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

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

起為曾子言難繼以禮御之

也所弔者朋友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服且善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

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

子何觀焉

與及也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

封築土為壘堂形四方而高

見若坊者矣

坊形旁殺平上而長

見若覆夏

屋者矣

屋謂茨芄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平

見若斧者矣

斧形旁殺刃上

而從若斧者焉

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

馬鬣封之謂也

閭谷

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

板蓋廣一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上斷止

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尚庶幾也

孔伋字子思魯人孔子之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

子思

伯魚之子伯魚

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

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

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

衰期也

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

弗行也

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

弗行也

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

吾何慎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

喪之禮如子贈祿之屬不踰主人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

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

子思曰先王之

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

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

起

為曾子言難繼以禮御之

縣子魯人也陳莊子厄赴於魯魯人欲勿哭

君無哭鄰國大

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嘗之後各信

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

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言時

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

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

有畏而哭之

以權欲勸之

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

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漢石奮為中大夫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

焉

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柅軾蓋為柅也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嘗有疾梁松友候之獨拜牀

下援不答松去後詣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

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

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禮記曰見父之執友不謂之進不敢進不

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鄭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

張湛為左馮翊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

明府位尊德重不安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

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吳虞聳為河間太守疾俗喪祭無度弟昂卒祭以少

牢酒餼而已當時族黨並尊行之

宋王弘晉末為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父珣卒未免

喪後將軍元顯以為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

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為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惟弘固執得免

南齊殷叡字支子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叡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盲為虛故不足降此盲為實彌不可聞

梁謝朓初仕宋為衛將軍長史明帝嘗勅朓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若命不可以不在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

後魏李諧為給事黃門侍郎遭母憂還鄉里徵為素尹將軍如故以禫制未終表辭朝儀亦以為優仍許其讓

唐王珪為侍中子敬直尚帝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畧珪曰此禮之廢錄來久矣今陛下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筭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自是公主有舅姑者備婦禮自珪始也

李大亮爲長安副留守遇疾臨終歎曰吾聞禮男子不死婦人之手於是命屏婦人言終而卒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爲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會入計因陳表請歸鄉里旣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安自輕晉卿曰下公門軾路馬况父母之國所宜尊敬汝何言輕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

崔造爲建州刺史興元元年詔徵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休與朱泚作亂上疏請罪不敢赴闕帝以爲有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中

後唐宋令詢不知何許人也事閔帝藩邸知書樂善動皆繇禮

晉張礪初仕後唐爲翰林學士未幾父之妾卒初妾在世礪以久侍先人左右頗亦敬奉諸幼子以祖母呼之及卒礪疑其事詞於同僚未有以對礪卽託故歸於金陽閑居三年不行其服論情制宜識者矐之馬全節爲鄴郡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欄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遣送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

家法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傳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  
 家之肥也蓋夫閨門之內德範所出位在乎正治尚  
 乎嚴故能致恭肅之美流敦睦之譽古之君子莫不  
 先內治而後施於有政者也乃有禮同賓饋法如官  
 司進止有嘗體貌無懈繇是少長咸敘孝慈兼篤茂  
 亢宗之德藹工家之訓聳人倫之瞻仰者方來之模  
 楷非夫仁厚成性德義居質者亦何能及是哉  
 冀缺晉人晉大夫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  
 之敬相待如賓 夫婦相敬如賓  
 士會晉人為大夫家事治

漢石奮孝景季年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子孫為小

吏來歸謁奮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諄讓

為便坐 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

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

必冠申申如也 申申整勅之貌 僮僕訢訢如也 訢訢敬謹之貌 唯謹

敬為先 帝特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帝前

其執喪哀戚甚 執喪禮記曰執親之喪 子孫遵教亦如之奮家

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

也 質重 子慶出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

治 不治言無所治罰

後漢李守通父也為王莽宗師卿為人嚴毅居家如

官廷

守居家與子孫尤謹  
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

皆可以為後世法禹位至太傅

樊重南陽湖陽人也性溫厚有法度二世共子孫朝

夕禮敬嘗若公家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

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易家人卦曰家人有  
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位大

中大夫

馮良字君卿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

黨以為儀表

仇覽初為蒲亭長後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

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

自責妻子庭榭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敢喜怒聲

色之異

陳紀字元方大丘長寔之子兄弟孝養閨門雖和後

進之士皆推慕其風位大鴻臚

司馬防歷官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

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

坐不敢坐不指所有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

魏裴潛清潔守道每爲牧守而父在京師出入薄軍車群弟之田廬嘗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簡較度自魏興少能及者

嘗林好學帶經耕鋤妻嘗自饋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位光祿大夫

曹純仍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位議郎叅司空軍事

吳劉基字正與繇之子也基遭多難妻子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嘗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

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位光祿勳

晉何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旣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位太傅

庾亮風格峻整動繇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威時人或以爲夏侯大初陳長文之倫也

大初玄字長文羣字

位安西

將軍

孫盛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位祕

書監

宋謝弘微從叔峻以爲嗣事係親之黨恭謹過嘗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位右衛將軍

南齊王延之爲右光祿大夫竟陵王師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冠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

劉璉爲武陵王華征虜參軍璉兄巖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巖問其久璉曰回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梁劉潛奉寡嫂甚謹家內日細必定諮嫂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人稱之位豫章內史

范雲爲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

陳王錫爲左僕射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竝稟其規訓

後魏李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

崔浩母盧氏湛孫也浩著食經敘曰予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

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僅使嘗手自親焉昔  
遭喪亂饑僅仍臻簞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  
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志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  
業書乃古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強記  
皆此類也位撫軍上將軍

楊椿弟津孝友大至兄弟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  
五六矣椿嘗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椿子昱以下  
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內男女百口總服  
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椿昆季  
當世莫逮焉椿位太保

盧度世子瀾昶等父母亡後百口同居親從昆弟嘗  
巨省諸父出坐別室至暮乃入廟府之外不妄交遊  
其相率以禮如此

許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  
書李神儁嘗稱其家風

朱推字季預性清嚴治家如官府

鄭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  
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

辛少雍爲給事中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爲時所  
重少雍卒妻王氏有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

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崔挺子孝芬孝暉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旦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旣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謹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內李氏之庫四疇分資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亦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挺位北海王詳司馬

北齊高隆之爲太保錄尚書寡姊爲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甚以此稱之

崔陵爲侍中陵一門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儀範爲時所稱位東兗州刺史

羊烈家傳素業閨門脩飾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太和申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竝出家爲尼咸存戒行位驃騎將軍

後周李和爲柱國大將軍和立身剛簡老而愈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

裴俠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者咸付一通

柳靖河東解人也爲廣德郡守隋文帝受禪遂退居鄉里閉門自守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惟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庭下靖然後見之最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廣德知也

隋柳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位太子太保

崔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箠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位簡較太府卿

唐李勣爲司空閨門之內肅若嚴君位太子太師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沔之子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敬慕位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晟封西平王理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已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况姑在堂婦當奉酒供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

郭曜尚父汾陽王子儀長子曜性孝友廉謹子儀出

征居外驛當留治其家少長千人各得其所位太子少保

穆寧子贊與弟質員賞皆以家行人才爲縉紳所仰贊官達父母尚無恙家法清嚴贊兄弟奉指使管責如僮僕贊最詳謹至今言家法者以穆寧爲嚴訓之家寧位祕書監

晉張仁愿兄仁頴善治家勤而且約婦女衣不曳地什物多歷年所如新市焉位大理卿

周裴羽爲左嘗侍性謙恭靜守居家嚴肅累將命於四方不渝所履頃在雒邑其隣未嘗聞一日誼譁諫終身無玷時論多之

鄭受益唐宰相餘慶之曾孫也餘慶生澣澣生從讜兩爲太原節度使再登相位從讜兄處誨爲汴州節度使家襲清儉深有士風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處誨生受益受益亦以文學致身累歷臺閣

矜嚴

容止可觀傳紀孝熙之德威儀不忒詩稱宜弟之風豈君子佩服前訓淑慎厥躬方正積中而端莊發外風範詳雅而進退矜嚴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動有嘗度識視而不差居無惰容造次而罔失雖處闇而必

整抑在野而益嚴正色詳言對妻子而無斲間居燕  
處聞雷雨而必變遠暴慢於朋友化真厚於閨門足  
以儀表薦紳鎮靜雅俗仲尼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其是之謂乎

漢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後為  
膠西王相

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為郡文學武帝末直指使者  
暴勝之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

具劍古長劍首似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  
刻似蓮花初生未敷今大劍木首其狀以此佩

環玦帶玉環又  
有玉玦褒衣博帶褒大裙也言著褒大  
之稱廣博之帶也盛服

至門上謁上謁若今  
通名上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

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

延請望見不疑容貌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

履不着眼曰躡謂納履來  
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後為京兆尹

霍光為大將軍封博陸侯為人沈靜詳審出入下殿

門進止有嘗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

端正如此

後漢李忠初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千人而忠獨以好

禮脩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王莽改信郡國曰郡  
新博都尉屬長也郡

中咸敬信之

侯霸字君房為太子舍人矜嚴有威容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

處幽室必自脩整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

表終太中大夫

朱暉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位至尚書令

徐防明帝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體貌矜嚴占對可

觀帝異之

刁韙為東海相嘗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其情容焉

魏郎為尚書被黨議免歸家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

人不見情容

鄧訓雖寬中容眾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

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後為護羌校尉

朱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年

二十為郡督郵

袁安為人嚴重有威敬見於州里初為郡功曹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

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夷平也容獨危坐愈恭郭林

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其言

侯瑾敦煌人也嘗以禮自持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

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稱疾不到

司馬防性質直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位至騎都尉

魏崔琰為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馬

王郎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位至司空

吳呂範為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

晉和嶠字長輿少有風槩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位至太子太傅

王劭字敬倫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情替之容桓溫甚器之終吳國內史

孫晷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微辟竝不就

庾亮字元規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

宋謝弘微性嚴整舉止必脩禮度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繇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位至侍中

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棊八勢位至左光祿大夫

刑府元龜 卷之七十九

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後終於都督

孔顛為安陸王冠軍長史又隋府轉後軍長史凡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

顏竣為吏部尚書容貌嚴毅

謝方明初為高祖主簿性嚴恪雖處閤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

范藹畢之子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及擘反伏誅

袁粲字景倩峻於儀範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

稷曰公見人輒矜嚴位至司徒侍中

南齊江軻字伯倫真嚴有孝行宗人江縵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王思遠立身簡潔明帝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嘗曰見王思遠終日安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

士蓬頭散帶終日醺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思遠位至侍中

梁范岫恭敬嚴格進止以禮位至金紫光祿大夫

王茂為中權將軍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

州府元龜 卷之七十九  
妾莫見其情容

何敬客爲太子中庶子性矜莊衣冠尤專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入

後梁桺洋河東解人少有文學以禮度自居與王湜俱以風範方正爲當時所重位至吏部尚書

陳蕭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繇法度釋褐著作郎

顧野王少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者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履行皆人所莫及位終光祿卿

後魏封軌善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吾聞君子整其衣冠尊其

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言者慙退位至征虜將軍

嘗爽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後爲宣威將軍

裴粲爲弘農太守免官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

北齊崔瞻字彥通清河東武城人聰明強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年十五刺史高昂署主

簿

劉稭字彥英彭城人性弘裕有威重身長六尺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位至睢州刺史

趙將父彥深有七子將最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位為散騎嘗侍

後周長孫紹遠魏太師雅之子性寬容有大度望之儼然朋儕莫敢褻狎位至少司空

唐瑾為中大夫兼內史瑾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暇嘗著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烈風雖閉夜宴寢必起

冠帶端笏危坐

長孫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梧神彩嚴爽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

與相見及為太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太祖及退太祖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

嘗肅然畏敬恐其所失後為荊州總管嘗詣闕奉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

奉公勤至皆此類也

裴遠河東聞喜人性方嚴為州里所推挹為從事中

郎

隋令狐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起家吏部上士

唐李昂爲太嘗卿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稱

韋陟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羣位至吏部尚書

韋斌好脩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位至太嘗少卿

鄭珣瑜爲河南尹迎送中使皆有嘗處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崔鄴資質偉秀神情雅重人望愛之終不可洽不知者以爲事高簡拘靜默耳終于浙江觀察使

令狐楚威儀儼整望之若不可犯性寬厚愛重而門無雜賓嘗與從事醺語方酣有非類偶至因立命徹去筵席毅形語色故累居重任正直之稱如初

梁趙凝爲襄州節度使氣貌甚偉好自脩簡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卽令侍妓持紅拂以拂之人有誤犯其家諱者往往遭其擯楚其方嚴也如是

後唐趙光逢風神秀異從微至著動守規簡見者肅然議者器之自爲玉界尺位至司空平章事

增補元龜  
卷之七百九十五

總錄部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七百九十五

先見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先覺之而誰也孔子曰抑亦先覺者其賢乎蓋  
識在機先智周物表見於未萌明於未兆達於事變  
知微知彰導生人之耳目真賢人之高跡也辨興亡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五

明理亂知進退定禍福立身行道以御于邦家不臻斯理未盡善也是故入境知化入國知政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觀其容而辨其心聽其音而審其變鳥巢高而舊屋大識其政暴要我飲而樂不作知彼誠哀謂被髮而將戎觀超乘而必敗先見之明皆斯類也殷箕子爲太師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爲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周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

王孫滿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晉人敗諸殺獲其三帥而術視

芮良夫周大夫也周厲王說音悅榮夷公良夫曰王室

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以是教王王能以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恐難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朝王流于彘

史伯周大夫也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

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

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荆蠻芊姓之蠻鬻熊

唐皆姬姓應武王子所封鄧蔓姓陳媯姓也北有衛燕翟鮮虞路雒泉徐

蒲衛康叔之封燕召公之封皆姬姓翟北翟也鮮虞姬姓在翟者也路雒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西

有虞虢晉隗霍揚魏芮八國皆姬姓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後西虢也東有

齊魯曹宋滕薛鄒莒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也薛任姓鄒曹姓東夷也是

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

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雒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

國虢郇為大虢東虢仲之後姬姓也郇姬姓當幽王時於子男比二國為大虢叔恃

勢節伸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晏子曰孥賄財也

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二邑號節鄆蔽補舟依矇歷

莘君之士也言克號節則此八國皆可得若前莘後河右雒左濟

主芣騶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公

日南方不可乎對曰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

矣姜嬴荆莘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荆

也言其代強更相犯也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嬴伯

翳之後也伯翳男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

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議使各得其所也其

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

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對曰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也

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邾之間間謂邾南謝邾也魏邾在

焉邾後屬鄭襄楚取之魯昭公元年傳曰葬王于邾謂之邾教者是也其冢君侈驕其

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曠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

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以君道道之則易取且可長用

也長用之處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

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類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

之相也 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宅

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禪向盡乃棄矣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

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

心 役榮也七體首七竅謂目為心視 平入索以成人

平正也入索者謂入體以應入封乾為首坤為腹建

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九紀以立純德 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正

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 合十數以訓百體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也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

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百官各 出千

品具萬方 百官有微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 計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茲極 皆以萬萬為億鄭司農

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營茲備也數極

於茲萬方曰茲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

事兆物王收其管 故王者若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

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

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

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

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朝同天奪之明欲無弊

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

朝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

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  
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  
建立有德之人以

以為卿士而妖孽之臣用之於  
位佞倖之臣置之於側者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

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歷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歷  
弧箕木名

服矢  
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之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

可為乎訓語有之日夏之哀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

以同於王庭共處  
日同而言日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之與之莫吉卜請其殽而藏之吉乃布幣

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殽在積而藏之傳郊之至殷周

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殽流于庭不可除

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裳正幅  
日幃化為玄龜以入于

王府龜或為蜃  
蛇蜴象龍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筭而

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夫為弧服

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

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褒姒  
褒君王遂置之置赦  
也

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

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

殺也滋速精熟為酋腊  
極也滋益也申繪西戎方疆申姜姓幽王  
前后太子宜

曰舅繒姒姓申之與國西戎亦黨於申周衰故戎狄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

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

必伐之子并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吕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

知也凡尸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

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

曰其在晉乎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秦仲齊侯姜嬴

之雋也且大其將與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為宣王夫人詩敘云秦仲始

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此二公說乃東寄孥

與賄虢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鄆郟蔽補丹依騷歷莘也後桓

公之子武公取十邑之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

九年而王室始騷騷亂也十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

秦晉齊楚代興

衆仲魯大夫衛州吁弑桓公自立公問於衆仲曰繒

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譟亂

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繼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

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特兵

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則民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過刑刑過則親離也

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

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洩伯鄭大夫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洩盟及盟歌如  
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賴盟矣洩伯鄭良佐鄭大夫

如陳洩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

師服晉大夫也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叔于曲沃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

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

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眾子也大夫有貳宗適

為小宗次子為貳宗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庶人工

商各有分親皆有等哀庶人無復尊卑唯以親疏為分別也是以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今晉甸侯也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又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

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太子文侯也其弟以

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眾

師服曰異哉君子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之必義

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

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

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凡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各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

宗國故因各以諷諫

鬪伯比楚大夫也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

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

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眾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徃仗也蒲騷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

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

令德訓諸司以惠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

借貸易之威莫敖以刑也人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

使賴人追之不及羅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騶甥聃甥養甥皆鄧祁侯之甥莊公六年楚文王伐

申過鄧祁侯曰吾甥也不諶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三

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任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

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腹臍喻噬不可及其及圖之

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

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言君無復餘弗從還申年楚子伐鄧代申還十六年楚復

伐鄧滅之

原伯周大夫也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

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

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之不舉去盛而况敢樂禍乎奸

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莊二十一年

鄭伯殺子頹享王于闕西碎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也原

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頹舞徧樂也五月

鄭厲公卒

史蘇晉大夫也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

歸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

曲沃以速縣縣益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

以傲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

其戒之乎亂本生矣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

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

其父而蓄其子禍之基也蓄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

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好美也不可謂好好

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

必敗國且深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

太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

謂史蘇知難本

士蒍晉大夫也魯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

年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也畢萬魏犇祖父也以滅耿滅霍滅魏

耿未安縣東北有霍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

畢萬魏以為大夫為日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

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

適猶有令名愈其及也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為晉殺申生傳

張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卜偃晉掌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僕人贊晉太子申生之僕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

衣之偏袷之衣佩之金玦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

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

無嘗無嘗不立奇異不立不得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衆

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中分也堅忍金玦玦亦

離傳曰金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

險之危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使之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

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阻

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

之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

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

舟之僑虢大夫也閔公元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

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

將至矣遂奔晉明年晉滅虢

虢射晉大夫也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繇靡御

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居縣西南有采桑梁繇

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失里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

無速衆狄恐然深而群黨來報虢射日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

郭偃晉大夫也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

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蕞芮鎮重也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

蕞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

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

罹天之禍無後無後嗣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及文

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蕞芮而施之蕞芮既納文公又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

會秦伯于王城蕞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送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宰孔周大夫也僖公九年齊會諸侯於葵丘宰孔先

歸既會先諸侯而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在莊公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

而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畧西其

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察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

還

卜偃晉大夫也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

農陝縣東北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

天奪之鑿鑿所以自昭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也必易晉而不

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也

內史過周大夫也魯僖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

惠公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

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

立文公

王孫說周大夫也周簡王八年魯成公朝周使叔孫

僖如先聘且告見使先修聘且告將朝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

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

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彊故不歡焉而

後遣之魯執政之人惟畏其弱難拒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也且其狀方上而

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凌之人來而盈其願

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捨也議之其喜

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

主德而已賞得人罰當罪是為德象也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

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篋為介在賓為界

上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說好也言篋好讓也以語王

王厚賄之

辛有周大夫也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大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

遷雒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禧二十二年秋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石癸鄭大夫也鄭公子蘭出奔晉事晉文公甚謹晉

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

稷之元妃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

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

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

乃罷去蘭立是為繆公

先軫晉大夫也秦晉戰于殽晉獲百里孟明視西乞

術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

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

乃追秦將渡河已在舟中頓首謝卒不及後三年秦

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

叔仲惠伯魯人也魯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宣四年楚滅若敖氏

王子伯廖鄭大夫鄭公子曼蒲與王子伯廖語欲為

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離下震上豐

之離三三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豐其

屋蔀其蒙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弗過之矣

不過間一歲鄭人殺之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

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曼嬰父宣子高固也日子家其

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

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八年歸父奔晉

劉康公周卿士也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

從劉康公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

賑宜社者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也戎有

受賑神之節也交神之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情則失中

而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畧西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察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還

卜偃晉大夫也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號地在弘

農陝縣東北卜偃日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

天奪之鑿鑿所以自焯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也必易晉而不

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也

內史過周大夫也魯僖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

惠公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

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

立文公

王孫說周大夫也周簡王八年魯成公朝周使叔孫

僖如先聘且告見使先修聘且告將朝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

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

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彊故不歡焉而

後遣之魯執政之人惟畏其弱難拒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也且其狀方上而

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凌之人來而盈其願

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捨也議之其喜

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

主德而已賞得人罰當罪是為德象也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

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篋為介在賓為界

上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說好也言篋好讓也以語王

王厚賄之

辛有周大夫也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大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

遷雒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日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禧二十二年秋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石癸鄭大夫也鄭公子蘭出奔晉事晉文公甚謹晉

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

稷之元妃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與者子蘭母其後也

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

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

乃罷去蘭立是為繆公

先軫晉大夫也秦晉戰于殺晉獲百里孟明視西乞

術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

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

乃追秦將渡河已在舟中頓首謝卒不及後三年秦

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

叔仲惠伯魯人也魯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宣四年楚滅若敖氏

王子伯廖鄭大夫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

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離下震上豐

之離三三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豐其

屋蔀其蒙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弗過之矣

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

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日子家其

亡乎懷於魯矣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

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八年歸父奔晉

劉康公周卿士也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

從劉康公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

賑宜社者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也戎有

受賑神之節也交神之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

和之 其不反乎 為成肅公卒 于瑕張本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

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原叔趙同也

天奪之魄矣後晉人殺趙同

士貞伯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

盟子游相 子游公子偃也 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

過 東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

安其位宜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也 行速不詳緩也

季文子魯大夫也魯成公四年季文子相公如晉晉

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言將不能 壽終也 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商頌言天道顯明 受其命甚難不可不

敬以 奉之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申公巫臣晉大夫也魯成公八年晉侯使巫臣如吳

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 城池也渠丘邑各莒

縣有渠 里也 日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虞度 也 對曰夫狡焉 狡猶 之人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

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 疆者又有縱

其暴掠者莒人 當以此為戒 勇夫重閉況國乎 明年 莒潰

甯惠子名殖衛大夫也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莒成

叔敖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

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

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云

孟獻子魯大夫也成公十三年晉卻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

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卻氏亡矣又晉欒黶

來乞師獻子曰有勝矣

早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又襄公十年六

月鄭子耳伐宋七月侵魯西鄙九月侵宋北鄙孟獻

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競爭也

周猶不堪競况鄭

乎周謂天王

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

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韓獻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譖

而殺之及欒弗忌

欒弗忌賢大夫

伯州犁奔楚

伯宗子

韓獻子

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

何待

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十七年晉殺三卻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

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范文子晉大夫也晉厲公敗荆於鄢而反文子謂其

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

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

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

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長魚矯晉大夫也厲公殺三郤長魚矯乃脅欒中行

而言于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

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宄在外為

姦禦宄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

鯁而避彊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弗

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弑

單襄公周大夫也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

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

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

交酬好貨

者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

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

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

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

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

之背宋之盟一也

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盟在魯成十二

年至十六年楚鄭肯盟而伐宋

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

鄭人不從楚以汝陰

之田賂鄭叛晉從楚也

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

壯之良諸申叔時幼弱司

馬子

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

不整五也

夷楚東之夷也三陳夷鄭楚

罪不繇晉晉得其民四軍

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

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

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欒

書范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

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

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

之政楚越必朝吾日子則賢矣吾召桓公自謂抑晉國之舉

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抑子位在七人下故恐次未及也

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

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

子也吾有過於四之無不及三子荀趙欒也得御至

往四人也三人之承無有所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

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在其頸其御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

其蓋人也蓋夫人性凌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

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

今御至在七人之下而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

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

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做之以晉而御至佻

天以為已功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

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  
 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  
 蓄義豐功謂之仁茲仁為佻茲禮為羞茲勇為賊有  
 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德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  
 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  
 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奔晉又柯陵之會單襄公見  
 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犯凌郤犯肇  
 見其語迂隼晉鄭錡之族父步揚之郤至見其語伐子苦成也迂迂同加誣人  
 伐好自齊國佐見其語盡盡者盡其心意善魯成公惡褒貶無所諱

見言及晉難及郤肇之譖單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  
 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  
 晉今君曰將有亂敢聞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臣非  
 瞽史焉知天道臣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  
 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  
 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日今晉侯視遠而足  
 高日不在體而足不步日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  
 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  
 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知德  
 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

淫日離其名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

亡其一為偏喪也既喪則國從之既四者盡喪晉侯

夷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可以戎懼矣高位實疾憤厚味實腊毒厚味喻重祿

廟若酒焉味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錡也叔犯

則凌人迂則誣人伐則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

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

而好盡言以招其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

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已

也鄰於不修與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

以取霸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日夫長翟之人利而不

義長翟之人叔孫僑如也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

僑如因各其子為僑如好利不義通于穆姜欲逐

季氏而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魯

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

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于翼東門葬以車一

乘齊人殺國武子又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

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

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

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感有慶未嘗不

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

晉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俘也仁文

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

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

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天六地五數之嘗也天有六氣陰陽

風雨晦冥地有五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六氣為經以五行為緯

而成經緯不乘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

下夫子被之矣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得天其昭穆

又近可以得國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

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

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亨信明令德矣

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感不背本也被文相德

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成公之歸也吾聞晉

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天也君也故

日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也故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

三世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居三出於周也一既

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

誰也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

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昇予也三世為君而

更予驩之孫驩晉襄公名也孫會孫周也自孫以下皆稱孫詩云周公之孫孫詩僖公故名之

曰黑臀於今再稱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

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

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

焉襲台也三合得夢卦也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

失之矣仍數鮮寡胄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必早善

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立之

是為悼公

士莊子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年三月齊高厚相太子

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諸侯會過非本期地故

不書會高厚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

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

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殺其君光傳叔孫穆子魯大夫也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公

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

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文

子亡辭亦亡俊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

不俊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叔豫楚人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

遠子馮為令尹訪于叔豫叔豫叔孫時叔豫曰國多寵而

王弱王弱政教微多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

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裳鮮食而寢繭錦楚子使衣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

男為君令子男公子追舒也

臧紇魯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之正色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者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

非鼠而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以鼠比之欲使其怒而止仲

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辭齊禍而不容于魯

國抑有繇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逸書也念此身言行事當嘗念在已身也順事怨施也

然明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嬖程鄭使

佐下軍代樂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程鄭問焉

曰敢問降階何繇問自降下之道何繇子羽不能對以語然明

然明謾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

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

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太叔文子衛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

儀使與寧喜言求復國也寧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太叔儀也

日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寧子可謂不

恤其後矣遑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寧子必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始終思可成

其復也思其可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棊

奕圍棊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

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

哀也哉寧氏出自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

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廡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

良我以為兄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

使人之所得聞也第賁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也使人趙孟自謂也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

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有評上之言公怨之以為賓榮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傳

子產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

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日其

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往廷

也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

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繇其

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 班之妻 僑聞之如是者嘗有

子禍為三子年蔡世子 班弒其君 三十年六月子產如陳蒞盟歸

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敢與 結好 聚禾粟

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

子卑大夫傲政多門政不繇 一人 以介于大國介間 也 能無

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 楚滅陳傳 昭公十一年秋季孫意

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謀救蔡也不書救蔡 不能書 鄭子皮將行子產

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

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 惡 蔡必亡矣且喪君而

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

天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 三年十三歲星周復於大梁也 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狐父晉 大夫

游吉鄭大大也襄公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

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之有在復三三震下 坤上

之頤三三震下 艮上 頤 復上 變得 頤 曰迷復凶復上 六爻 亂也 復 反也 極陰 反陽 之

謂欲得鄭朝而棄其本不修德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

已遠又無所歸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

君必死君往當送之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者復之亦

遠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是年鄭伯如楚康王

卒

汝齊晉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晉知伯汝齊相禮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

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亾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

以其方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季札吳公子也魯襄公二十九年來聘遂聘于齊說

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與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穆叔魯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會晉歸告孟孝

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

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

伯曰民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

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九月孟孝伯卒又襄公作楚官適楚好其官歸而作之穆叔曰

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君欲

楚也夫

作其宮若不復筮楚必死是宮也俄而公

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

婦齊歸之子公子稠

齊謚稠昭公名

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

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立庶子則以年

年均擇賢義均則卜

古之道也

先人事後卜筮也義均謂賢等也

非適嗣何必婦之子

言

野適嗣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鮮不為季氏憂武

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哀哀衽如故哀

言其婦戲無度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

終也

為昭公二十五年年公孫于齊傳

兆宮文子衛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文子

見楚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

完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日子何以知之對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

不則以在民上何以終世

屈狐庸吳行人也魯襄公三十一年聘于晉

狐庸巫臣之子

也成七年適

通路也

通吳晉之路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

季子其果立乎

延陵州來季札邑

巢隕諸樊

在二十五年

閻戕戴

吳在二十九年戴吳余祭也

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

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昧

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度不失事審事情民親而事

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

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子服惠伯魯大夫也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情而

多涕情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急于其位而哀

已甚兆於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

劉定公周卿士也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

因曰子弁冕以治民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

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

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

孟不復年矣

晏嬰齊大夫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婚晏

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日齊其何如問與衰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官惟知齊

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

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斗

四升登成也釜十為鍾六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

矣 登加也謂如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 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入斛以家

量貨而以公量收之 貨厚而收薄山木為市弗加於山魚

鹽蜃蛤弗加于海 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

衣食其一 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三老謂上壽皆八十已上

不見養遇也國之諸市屢賤踊貴 別足者多民人疾痛

而或噢咻之 噢咻痛念之聲為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

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 四人皆舜

後陳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

其如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叔向日然雖吾公

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 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也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人罷散而

官室滋侈 滋益也道殣相望 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 女雙龍之家

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

公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賤官政在家門 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

以樂惰憂 惰藏也悛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言今讒鼎

之銘 讒鼎名也日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昧旦早起也不大也言夙興以務大

顯後世猶懈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日子子將若何 問何以免

此難也叔向日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

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 同祖為宗也惟罕

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 無賢子公室無度 無法幸而得

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後皆如之

又云齊晏來聘與叔向語叔向日晉

季世也公原賦為臺池而不恤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又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子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于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于田氏者矣

叔向晉大夫也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

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餼視其上而從之宴無私送不

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告之曰異哉

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

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

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雕鏤

儉也身聳除絜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

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

重之以不殺能避怨矣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

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始

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嗣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

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

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

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

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

不怠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哲以佐王

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

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

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魯昭公十一年葬齊

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曰必為魯郊

言昭公必出在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

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

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忌畏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

思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單子會韓宣子

于戚單子單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

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嘗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禴帶有

結禴領會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

也視不過禴結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

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

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日從無守氣矣是年單成公卒昭十

三年楚公子干立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謂國人共惡相求者如市賈之

人求 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言無黨於內當與誰

共同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 寵無賢人而固 有人無主

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無謀三也 謀策謀也 有謀而無民

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

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 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 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霸終世可謂無民

無愛徵可謂無德 楚人無愛念者 王虐而不忌 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

子干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

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嘗也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責寵則庶子

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皆庶子而出奔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賓須無濕朋以為輔佐有莒

衛以為外主 齊桓公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也 有高國以為內主

國子高子皆 高之正卿 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

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公好學而不貳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 子餘

趙 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欒卻狐先以為內主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民從而與之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干無施於民無  
 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干果  
 不終焉卒立棄疾如叔向言也昭公十五年荀樂如  
 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  
 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  
 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也於是乎以  
 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  
 功之繇非繇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  
 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議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

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言以考典也考成典以

志經亡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趙文

子問于叔向日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知

伯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

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

華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昏

昏其民沌沌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子服昭伯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六年公在晉晉人止

公以取鄭夏四月公至自晉晉人德子服昭伯語季

故也

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

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嘗能無

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幼年平子不信其言冬十月季

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

同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萇弘周大夫也魯昭公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

請有事於維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維維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

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

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

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

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之以其二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甘鹿周地

大獲先警戎備故獲魯昭公十八年春二月己卯周毛得殺

毛伯過毛伯周大夫得過之族而代之也居位萇弘曰毛得必亾

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己卯日與稊

同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毛得果亡二十

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紀云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

為室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免之先君之力可濟

也文公劉蚩也先君謂蚩之父周之亾也其三川震

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雒水也地動謂川崖摧也今西王之大城亦震天棄

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既

而子朝亡

鬪且楚大夫也廷見令尹子嘗鬪且楚大夫子嘗子囊之孫囊瓦也子

嘗與之語問蓄貸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

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

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

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

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

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享贈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

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動過也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

將何以封矣昔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

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

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民多

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惟子文之後在

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

今子嘗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襄也而相楚君無令名于

四方民羸餒日日已甚羸瘠日日甚也四境盈壘道殣相望

盜賊司目民無所做依是之不卹而蓄聚不厭其速

怨于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

之愠也愠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子嘗其

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踏不獲而死成

穆王之父欲黜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踏而死不聽遂月殺踏堂也靈王不

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嘗為政而無禮不顧

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期年乃有相舉之

戰子嘗奔鄭昭王奔隨

叔孫昭子名媯魯大夫也昭公十二年夏宋華定來

聘通嗣君也宋九公新節位享之為賦麥蕭弗知又不答賦

麥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今是以有譽處今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

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者也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寵光之不宣宣揚令

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為二十年華定出奔傳二十

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嫡子位以

長幼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

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詩大雅今蔡侯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

月蔡侯朱出奔楚其年秋七月日有食之於是叔輒

哭日食意在於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

總錄部

輒卒二十五年春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右師樂大

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

司城樂氏之大宗昭也卑賤謂其才德

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心而後能及人

是以有禮

惟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

宗是賤其身也

賤人人亦賤已

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師曠晉大夫也晉平公新說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

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

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

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

服而亦不遷

叔孫豹魯大夫也晉趙武會諸侯於虢楚公子圍設

服離衛

得君服二人執戈東設前以自衛離陳也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矣君哉

美服似君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

前蔡子家曰蒲官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將緝蒲為王殿屏蔽以

自殊異言既造王官而

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

之寡君

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

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

言將

遂為

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皆之欲背誕也

襄三十年鄭子哲殺

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但

子羽曰當璧猶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

之命圍雖取國猶將

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國子國弱

也子謂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陳公子昭能自終伯州犂又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日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齊子曰苟或

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也言先知宋合左師日大

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晉樂王鮒

日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

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取非惟暴虎憑河之可

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日

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宋左師簡而禮無所

故日簡其事反謂也美故日婉子與子

大國故日禮字愛也不犯凶皆保世之主也齊

家持之子子皮子家即蔡公孫歸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昭樂憂齊子雖

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

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憂言以知物其是之謂

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

昭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后子名鍼秦伯之弟也魯昭公元年后子出奔晉見

趙孟日吾子其曷歸問何時對日鍼懼選於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日秦君何如對日無道孟日

亡乎對日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國於天地

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日天

乎對日有焉趙孟日其幾何對日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佐助也鮮不五稔鮮少也少尚當歷年五多則不

帝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哀以景

自喻故言朝夕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

不及誰能待五翫情也其與幾何五年秦后子復歸于

翫歲而惕日惕貪也秦景公卒故也終五年

行人揮鄭大夫也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與叔向言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

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無禮而

好凌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沈尹戌楚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魯昭公十九年

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城州來今就城而取

之昔吳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

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

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官室無

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傳

平王所以昭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略行

不能霸吳界將略行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躡楚而疆場無備邑能

無亡乎楚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名楚公子

倉歸王乘舟

歸遺也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

壽夢楚大夫

王及

圍陽而還

國陽楚地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

離而還

鍾離不書告敗畧也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一動而亡二姓之師

二姓之師守巢鍾離大夫

幾如是而不及郢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

其王之謂乎

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閔馬父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周王子朝奔京

叔鞅至自京師

葬景王還

言王室之亂也

經所

閔馬父曰

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閔馬父閔子馬也所廢謂羣喪職秩

者

樂祁宋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春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

逸詩

昭子賦車轄

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

賦

明日宴飲酒樂宋父使昭子右坐

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

語相泣也樂祁佐

助宴禮

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

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

可樂而哀

而樂哀

可哀而樂

皆喪心也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為此冬叔孫宋公傳

公若從

從昭子

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曹氏宋元夫人

曹氏告

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

三世矣

文子武子平子

魯君喪政四公矣

宣成襄昭

無民而能逞

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

亡心之憂矣

詩大雅言無人則憂虞至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為下公孫于齊傳

子家子魯大夫也昭公在鄆季氏使孟懿子陽虎伐

鄆

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

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从

矣

怡疑也言棄君不疑

使君亡者必此衆也

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

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

敗于且知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輯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

總錄部

先見第二

女叔寬晉大夫也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句

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 後期不及諸侯之役

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 叔寬女 襄叔

違天高子違人 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都以延其祚 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



之有也戊必與焉與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

戊以其富也公叔戊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

德夫人愬之曰戊將為亂為明年戊來奔

闞辛楚大夫也魯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

郢弗也日稱子史五年冬楚子入于郢吳師初闞辛已歸

間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

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魯子貢衛人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

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王朝者之贊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

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心已

亡矣嘉事不禮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邾子益歸傳

仲尼卒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在疾嗚呼哀哉尼父無自

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

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君兩

失之亡國之風

伍員字子胥吳大夫也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子夫

椒報構李也越子使大夫種因伯嚭以行成吳子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茲去疾莫如盡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于過者二

侯襄四年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后繇

師滅斟灌依于二斟後為澆所滅方娠逃出自竇后婚相妻

歸于有仍后婚有仍氏女生少康

焉為仍牧正收官基澆能戒之基毒也澆使椒求之

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后諸侯也

正掌膳羞之官賴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

以二女妻少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

百人能有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

年自有高氏收二國傳日摩之以戎已而立少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

杼誘豷豷也澆弟少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

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勾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厚賜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

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姬言可介在蠻夷而長寇

讎以是求信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

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

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

懼曰是秦吳也夫秦養也若人養犧牲諫弗聽使於

齊蜀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賜鑄鏤以

死艾陵後也將死曰櫛吾墓櫛櫛可材也吳其亡乎

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

十年越

公孫彌牟衛人哀公十二年衛侯會吳吳人潘衛侯

之舍既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日君必不免其

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輯后

智伯晉大夫伯氏之族智襄子伐鄭還自衛三卿宴

子藍臺三卿智襄子韓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段規魏桓智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曰難將

辭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日異於是夫郟氏有車

轅之難郟氏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拮之與其父母妻

十趙有孟姬之讒趙同趙括孟姬趙文子母莊姬通

然讒於景公公殺於趙嬰二兄同括欲殺之孟姬怒

與其老惟賓通忠盈之藥有叔祁之難宣子女盈之母也

初愍於宣子遂滅欒氏道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

尾也卑夷無寵於范吉射欲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

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

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君康子相

段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蚋蛾蜂蠱皆能

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

乃首難而殺智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作難反智伯者遂滅智氏

智果智氏之族也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

霄也宣子曰霄也很對曰霄之佞在而瑤之佞在心

心佞敗國面佞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

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必給則賢巧文

辨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

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

必滅弗聽智果別族子太史為輔氏及智氏之亡也

唯輔果在太史屠黍晉大夫也見晉之亂以其圖法

歸周周威王見而問曰天下國孰先亡對曰晉也臣

嘗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

當公曰是何害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讟怨

公曰是何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公曰是何

害知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

果亡滅王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

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不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屠黍嘿而不對威公固問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之長者得義疇田色而禮之二賢人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去苛政之三十九以告屠黍屠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格言格至也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之言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

分為二稍極置地上謂之肆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圭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二國者皆將亡所舉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倖必亡中山齊皆當此孟子齊人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達未道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言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

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淳于髡齊人說鄒忌子必趨出過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且其應我若響之應穀是人必封

不久矣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鄒忌以為

設以為辭鄒忌必不能及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響忌知之如

應響淳于髡等辭誦而去鄒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驎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曆日曠久則絲釐能挈石

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才也居碁

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徐子外黃人魏太子申為大將軍過外黃徐子劉叔別錄

日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朱謂太子曰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

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並

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

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

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

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

還其御日將出而還與比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

馬陵徐廣曰左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洎軍遂大敗

吳起衛人仕魏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吳起衛人

也為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武侯使人召之吳

外謂光逸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使人召之吳

起至於岸門岸門邑名也上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

僕謂吳起日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釋棄也今

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拭泣而應之日子不識識君

知我能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能力也盡力為之可以致君於王也

今君聽讒人之議讒人王錯也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

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夫西河故從此削弱也吳起

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果入秦秦日益大果猶此吳

起之所先見而泣也

屈宜舊楚大夫也韓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

舊日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

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

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郵民之急而顧益著

此時細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李果不出此門

也

秦趙良孝公時商君作相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見商君商君日執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執請

得交可乎趙良日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日推賢而

戴者進聚不肯而王者退僕不肯故不敢受命僕聞

之日非其位而居之日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日貪名

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

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日昃也尚矣君若不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謬謬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征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繇餘聞之款關請見幸昭曰款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中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之庫德行施於後世不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殷以音穀自勸之也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

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  
 冀闢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  
 刑是積惡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  
 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  
 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  
 君之出也後車數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駟脅者為騾  
 乘持矛而操闔所反戟者徐廣曰一作索屈盧帝車

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  
 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年延益壽乎則何不歸十  
 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  
 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  
 秦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  
 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  
 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  
 知其是商君也日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  
 喟然嘆日嗟呼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

其敗公子邱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

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

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

兆鄭秦伐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龜池徐廣曰龜秦惠

王車裂商以狗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

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

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基秦人諺曰力則任鄠智

則樗里

宋義楚將也項梁數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

而將驕率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梁不聽廼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高陵君名

顯琅琊有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

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

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

范增楚西人鴻門曾勸項羽擊沛公項羽不忍沛公

脫去使張良留謝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

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漢賈誼文帝時上疏曰今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

子之所恃者惟淮陽王武代王參二國爾臣願奉淮  
 南地以益淮陽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  
 梁從代王而都睢陽於是文帝從誼徙封淮陽王武  
 為梁王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為列侯誼知上將復王  
 之也上疏諫曰此謂假賊兵為虎翼也後文帝末景  
 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四齊王膠東膠西菑  
 州齊南也西鄉京師鄉讀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  
 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誼至太中大夫  
 穆生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  
 嘗為設醴及王戊即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逃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息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鉗以鉄束頸也音其炎切稱病卧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

生之德與與讀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至此穆生日易

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子者為道

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

不豈為區區之禮哉遂病去申公自生獨留王戊情

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吾

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聯繫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

鎖緝衣之赭衣使杵臼椎春於市

霍光為大將軍張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  
 兵隨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  
 秋與戰關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辭是  
 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  
 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嘗侍  
 諸曹散騎列較尉者凡十餘人

徐生茂陵人宣帝時霍氏奢侈徐生上書曰霍氏必  
 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  
 右衆必害之右上也霍氏乘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

右上也 害傷也

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  
 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  
 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  
 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  
 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  
 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行音胡 郎切餘各  
 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  
 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鄉讀日向 次下亦同今論功而請賞  
 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

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亡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樵爨灼爛之右帝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

劉向爲宗正王氏專政向數上書言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社稷固後嗣也向卒後十三歲王氏果代漢

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父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中嘗侍王閔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爲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女言允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智畧聞咸言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知是哀帝末賢果誅死

逢萌北海都昌人爲縣亭長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日新乎新乎因

先見二 卷之七百九十六

遂潛藏

後漢樊宏光武初起破王莽將王尋王邑於昆陽光武兄伯升又拔窻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玦決也令早決也斷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後果遇害

馬援為伏波將軍李初兄子璿王磐字子石王莽從兄平陽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推富貲居故國為人尚

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較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雒陽獄而磐子肅出入北官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懼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及下郡縣收捕諸王

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預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神人也又援初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鄉等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禍亦幾不免

杜安清高絕俗雒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嘗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輒不發以慮後患嘗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交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

李卽爲漢中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卽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卽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卽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

皇甫規安定朝郡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西征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爲羌所沒

先見二

卷之七十九

周舉為梁商從事中郎將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  
燕于雒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  
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間者皆為淹涕太僕張  
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  
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

申屠蟠游大學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訔朝  
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  
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  
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  
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

二年滂等果懼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超然免  
於評論

劉寬為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遠鄉

侯六百戶 逯音錄

陳寔靈帝時竇武辟為掾屬時中嘗侍張讓權傾天  
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  
甚耻之寔乃獨吊焉及後大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  
全宥

華歆平原高唐人與同郡陶兵洪皆知名自以明見  
過歆時王芬與高傑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共定計洪

欲行欲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欲言而後芬果敗洪乃服欲後仕魏至司徒

盧植爲尚書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

荀彧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官令董卓之亂求出捕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嘗爲兵衝宜亟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後卓遣

李儼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掠

田豐爲袁紹謀主紹之南征也豐止之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君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劉曄淮南成德人廬江太守劉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柰道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

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曄獨不勲問其故對曰  
 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  
 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  
 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  
 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曄後至  
 大鴻臚

魏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  
 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  
 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  
 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  
 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  
 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豪傑英雄能得人死力者也  
 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  
 若刺客復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  
 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嘉為軍祭酒卒  
 裴潛為代郡太守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  
 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  
 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  
 又將攝之以法此怨讟之所繇生也以勢料之代必

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及問至乃遣鄆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

程昱事太祖爲東中郎將時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

管寧避地遼東時公孫康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繇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卽受徵寧在遼東積二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稱王明帝使相國宣王往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

周瑜初見袁術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後至偏將軍

晉何曾爲太宰侍中薨嘗侍武帝宴退而告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妄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嘗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

此輩必遇亂亡也及孫綬誅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韋忠有節操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裴頌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茅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頌貪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嘗有心託我嘗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

劉寔為太管妻盧氏生子濟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罪免

山濤年四十始為郡王薄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耶知大傳卧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明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羊祜初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與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嘗識鄉前語祜曰此非知慮所及其先識不逮如此

杜預初爲魏鍾會鍾西長史鄧艾平蜀以過檻車以  
徵及鍾會作亂艾復還將入成都衛瓘遣田續討艾  
初艾之下江繇也以續不進欲斬旣而舍之及瓘遣  
續謂曰可以報江繇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衛瓘  
字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旣無德音又不御  
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噐將何以堪其責乎瓘  
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

蒯欽爲引訓少府欽楊駿之姑子也少而相昵直亮  
不回駿輔政大失人望欽屢以正言犯駿駿之弟珧  
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  
妄殺必當踈我我得踈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  
覆族其能久乎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秦始初到雒陽不干祿求  
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  
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  
父母不敢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  
文飾禮典以至於此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作矣因  
著無禮論以非之

馬隆泰始中稍遷司馬督都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羗  
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滅

索靖拜酒泉太守有先識遠量惠帝卽位知天下將亂指雒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何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廢禮簡傲城陽王尼上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未聞我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

江統爲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羗所擾孟觀西討曰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上之惠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王敦爲中書監時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

郭璞以母憂去職未朞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孔坦爲尚書左丞蘇峻反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

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  
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劉琰爲丹陽尹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  
溫爲荊州還琰言於簡文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  
位號當宜抑之勸簡文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  
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  
琰以爲必尅或問其故云云以蒲搏驗之其不必得  
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言

前涼張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劉曰  
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  
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討平之

後趙石勒年四十隨邑人行販雒陽倚嘯上東門王  
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身視有  
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前燕慕容皝怒慕容皝與慕容根與皇甫真慕容恪等  
俱受顧托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  
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誅發伏謀恪謝真曰不  
從君言幾成禍敗

南燕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少沉敏多謀畧苻  
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

丹府元... 卷之... 九十六

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

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

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為段未延所殺

中山冲所封也

後蜀李雄將立兄蕩子班為太子李驥諫不從竟立

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雄死班立為雄子越

所殺

宋蔡興宗為吏部侍郎時廢帝即位興宗親奉璽綬

廢帝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

戚而有嘉容終之少禮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

其在此乎

南齊桓榮下邳人宋孝建中州辟主簿後軍伯父豫

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

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臨死與

榮祖書曰帝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

王思遠為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兄

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可以權

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

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

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遠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

丹府元宗先見二  
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  
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弟覺不凡  
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不答思遠退後晏  
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  
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  
乃遷侍中

阮孝緒屏居一室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  
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嘗逃  
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  
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  
坐之及竟獲免

江淹爲秘書丞齊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  
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梁昌義之爲北徐州刺史武帝崇佛道至於祭祖禩  
不設牲牢義之聞之曰雖僭同王者然其宗廟實不

血食

祭上祖須血食  
古禮百王不爲

時武帝祖父墓前一旦失石鹿

義之告有職者曰蕭祚將盡乎後果爲侯景所滅王  
侯妃主及裔胄子弟爲景軍所掠漂流入他國者蓋  
數十萬義之亦歸于陳

何敬容爲侍中侯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

云其將慕顯及景身與衆共沒朝廷以爲憂敬容等  
見東宮太子謂曰淮此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  
如所得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子失  
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亂臣終當亂國  
陳虞寄家閩中陳寶應據有閩中寄寶應所留及寶  
應起兵作逆有沙門惠標作五言詩以送之日送馬  
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  
得之甚悅惠標齋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惠  
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旣以此始必以此終標後竟  
坐是終寄至昭戎將軍加大中大夫

後魏高允爲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司徒崔浩述成國  
記時著作令史閔湛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  
筆允聞之謂著作郎朱欽曰聞湛所營分寸之間恐  
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噍類矣未幾而難作浩竟  
族滅餘皆身死守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穆多侯爲司衛監孝文末乙海專權時司徒陸麗在  
代郡溫湯療病渾忌之遣多使追麗多侯謂麗曰渾  
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  
麗不從遂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謚曰烈

北齊陽休之右北平爲州主簿後魏孝昌中杜雒周

破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形果作亂伯彥等咸為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

後周薛整為大將軍晉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知亂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

姚僧垣仕梁為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克平大亂而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紀綱僧垣深憂謂親故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社門聞者皆揜口竊笑及大軍克荊州僧垣侍元帝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涕泣而去入仍為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隋韋昇初仕陳為大府卿後主至德初鬻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塗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

原師字踐言初仕周為外節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際

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  
先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  
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

唐劉幽求初爲朝邑尉桓彥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  
兄弟而不及武三思幽求謂桓敬等曰莽操雖去彥  
祿猶存噬臍無及桓敬不能從後果爲三思誣構死  
于嶺外

田庭玠爲相州刺史建中初族弟悅代承嗣爲魏博  
節度志圖兇逆慮庭玠不從召爲節度副悅奸謀頗  
露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受朝廷法度坐

享富貴何若與鎮鄆同爲叛臣耶自兵亂以來謀叛  
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  
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  
過其第而謝之庭玠杜門不納將吏請謁建中三年  
鬱憤而卒

皇甫鏞爲河南少尹時兄弟爲宰相領度支恩寵殊  
異鏞惡其太盛每兄弟讌語卽極言之鏞頗不悅乃  
求分司除右庶子及鏞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  
明不之罪徵爲園子祭酒

梁趙彞唐末爲忠武軍節度使雖盡忠唐室保全陳

形中... 先見二

卷之七十九

州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託跡為子孫之計故因  
解圍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為太祖立生祠於陳夕  
謁拜數年之間悉力委輸凡所徵調無不率先故能  
保其功名

後唐許寂字閑閑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唐昭宗聞  
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箏策  
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深  
殿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炤百官  
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  
還山

晉安元信唐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授詔屯於  
代州代守張郎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  
月高祖建義於太原俄聞北虜有約赴難元信入說  
郎曰張敬遠雖圍晉陽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雁門之  
衝虜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今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  
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永全之上策也郎不納  
張礪為戒主翰林學士開運末與虜居南松門之內  
軒轡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胡用  
法如此豈能久處漢地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  
遺故客屬僚死之日囊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

冊子... 總錄部

卷之七十九

三十一



為奇恠眩惑衆視莫質所疑苟非智曠萬殊識洞群  
性洽聞強記目擊道存則何以徧閱名數周察毫芒  
別白臧否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

管仲字夷吾為齊桓公相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

之谿十里闕然立瞠然視闕坐立貌援弓將射引而

未發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

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

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

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

馬前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

冠從左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

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又矣抵當

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又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

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

也之教

介葛盧介國之君也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

之矣其音六問之而信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展禽柳下季也為魯士師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

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文仲不知以為神

展禽曰越哉

臧孫之為政也

越迂也言迂闊不知政要也

夫祀國之大節也而

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

非政之所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

至矣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

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

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嘗知而避

其災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所避文仲聞柳下

季之言使書以為三策

美簡書也三策三卿三通也謂司馬司徒司空

公孫僑字子產為鄭大夫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

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高辛帝嚳

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

曠林地濶

日尋于戈以相征討

尋用也

后帝不臧

后帝堯也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

是因故辰為商星

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

大夏今晉陽縣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唐人若劉累之等累

遷魯縣北在大夏

其季世曰唐叔虞

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

當武王邑

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展禽曰越哉

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迂闊不知政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

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

非政之所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

至矣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

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

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嘗知而避

其災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所避文仲聞柳下

季之言使書以為三策萊簡書也三策三卿三通也謂司馬司徒司空

公孫僑字子產為鄭大夫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

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曠林地澗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

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商丘宋地主祀商人

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遷實沈于

大夏大夏今晉陽縣王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若劉

遷魯縣北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

在大夏其君曰叔虞

姜方震大叔

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

夢帝謂已

曰命而子曰虞

帝取唐君之名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

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

叔虞封唐是為晉侯

繇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

臺駘

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

纂昧之業

宣汾洮

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

障大澤

障之

以處太原

太原晉陽也臺

駘之帝用嘉之封諸汾州

帝顓頊

沈似蓐黃實守其祀

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

戒四國

繇是觀之則臺駘

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

之灾於是乎崇之

有水旱之灾則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日崇祭也崇攢用幣

以祀群神

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

之

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日

月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

僑聞之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

晝以訪問

問可否

夕以脩令

令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宣散也

勿使有所塞閉湫

底以露其體

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閉塞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

茲心不爽而

昏亂百度

茲此也爽明也

今無乃一之

同四時也

則生疾

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內官嬪御

其生不殖

殖長也美

先盡矣則相生疾

同姓之祖與先美矣

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

慎也一四時取同姓 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今

君內寔有四姬焉同姓姬 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繇是二

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乎據異姓去同 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盼未之間也此皆然矣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後六年子

產復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晉所望祀山川 皆走往祈禱有加而

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之羽山羽山在 東每祝

其縣 西南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寔為夏郊三代祀

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 歷殷周二 代又通在群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

未之祀乎言周衰晉為盟主 得佐天子祀群神韓宣子祀夏郊祀 鯀 晉侯

有間賜子產啗之二方鼎言鼎首 所貢

蔡墨晉太史昭公二十九年頃公時龍見于絳郊絳 晉

國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

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寔不知非龍寔知言龍 無知

乃人不 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 御 獻 養也

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

曰昔有鸞叔安鸞古國名叔 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 玄孫之

後為寔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

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豢龍官名

則以官氏封諸鬲川鬲夷氏其後也鬲水上夷皆董姓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若也

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

治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

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豕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豕累壽

遷魯縣豕豕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豕氏在襄公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

醞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

求致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范氏其

後也

仲尼魯人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石羊羊生羊也故謂之恠也

問仲尼云得狗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傳物則知之仲尼曰以丘所聞

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恠夔魍魎木石謂土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魍

也或言燭是魍魎山精水之恠龍罔象龍神獸也非嘗見故曰怪

好學人惑而迷惑人也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土之恠獐羊獐羊雌雄未成者也吳王夫差伐越

墮會稽墮毀也得骨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檀也王使使問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群神謂

之君為群神之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氏遠命後至故

禹殺之陳 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

尸為戮 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 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

侯也足以綱紀天下守各山大社稷為公侯 但守社

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 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

罔民之君守封禺之山 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

康縣屬 為螯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權今謂

之大人 罔之初及書孔子 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

僂氏三尺短之至也 焦僂西南蠻之別 長者不過十

之數之極也 十之謂三丈 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在

陳潛公時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弩矢長尺

有咫 隼鷙鳥今之鸚也楛矢名箭鏃也 公使使問

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昔武王克商通

道九夷百蠻 九夷東方有九種也 使各以其方賄來

貢 各以其國所有 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

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 大

武王 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 展重

女也 謂若夏后 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 使無忘服

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故府舊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

焉其狀似麋以聞帝往臨視之間左右群臣習事通

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朔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言曰昔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餘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朔錢財甚多

終軍為孝廉郎武帝時得豹文鼯鼠軍知之賜緡百張敞為京兆尹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美陽扶風下之縣也

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故事敞好古文

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平后稷后稷封

黎黎今武功故城是公劉發迹於邠今邠州是也太王逮國於郊

梁梁山在岐山之東九峻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文武興於鄆鎬鄆今長安城西澧水

是也鎬在昆繇此言之則郊梁鄆鎬之間周舊居之明池傍也

國宜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

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尸主事之臣也柎邑即邠地也賜爾旂鸞黼

黻珣戈蛟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飾也黼黻冕服也珣戈刻鏤也尸臣拜手稽首

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

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

銘其先功藏之宮廟也昔宝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

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令穀

嗛未報

嗛少意也言穀稼尚少未獲豐年也

昂焉為出哉博聞耆老意

舊臧與

言昂豈舊臧今此城

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

臧處昂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眾昂今此

昂細小又有欵識

欵識列記也

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

兆尹議是

後漢賈逵多智思明帝永平中有神雀集官殿官府

冠羽有五采色明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

對薦逵博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

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

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

固並較秘書應對左右逵位至侍中

魏王粲為侍中漢末喪亂絕無王珮粲識舊珮始復

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時劉邠為平原太守邠謂輅曰

此郡官舍連有變恠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

者厥理何繇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

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

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

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染污丘嶽疆魂

相感變化無嘗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恠形也昔夏禹  
 文明不恠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感於暴風今明府道  
 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  
 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恠輒聞鼓  
 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  
 能合會于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  
 新斯為不同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雅愛書籍身死之日  
 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機篋若叶切嘗徙居載書三  
 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

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錄是博物洽聞世  
 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  
 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  
 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噐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  
 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  
 主果云園中茅積紫賜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嘗以作  
 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雒華  
 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舒萌及託反焉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  
 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

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矣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

氣非嘗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久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

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乃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華之博物多類此不可詳載

東晉爲尚書郎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晉晉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較驗果然

後趙續咸石勒時爲建德較尉王和參軍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均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

前秦符朗爲青州刺史降于晉朗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繇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旣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旣進朗曰此鷄棲嘗半露簡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

宋何承天博通古今爲時所重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

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合葬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承天位至御史中丞

南齊王僧虔高祖初爲撫軍將軍文惠太子鎮襄陽時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丈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炤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賈淵字希鏡宋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簡訪果然繇是見遇淵明帝時終北中郎將軍

梁劉顯爲中書侍郎與裴子野顧協連職禁中顯博聞強識過於裴顧時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視文讀之無有滯礙考較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後魏高祐爲侍郎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楷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文帝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祖瑩爲散騎侍郎孝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

北齊徐之才博識多智時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痛也問得處云於古墓見髑髏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官累至尚書左僕射

後周斛斯徵爲太常少卿時梁春平蜀得樂器人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竹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取以合樂焉

隋崔頤煬帝時爲起居舍人大業初從駕幸汾陽宮

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  
 四寸著大領衣冠憤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願答  
 曰謹案漢文已前未有冠憤卽文帝以來所作也臣  
 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  
 形象長數寸或出或隱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  
 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  
 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 閩 縣 事 臣 曹鼎臣 叅閱

知 建 陽 縣 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勤學

書曰業廣惟勤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矧乃服膺  
 素業講求善道時習而悅日知所亡稽古之能進以  
 之干祿多聞之益居以之待問自非研精覃思探賸  
 索隱勵拳拳之志罄孜孜之力又曷以觀聖人之奧

垂沒世之名者哉故尼丘立訓詁殆忘寢食繇茲以  
 來學者間出乃有閉關刻意闕市周覽刺膚以忘其  
 痛攻苦而安於貧求師以涉遠遭難而不懈在戎旅  
 而無廢雖老耄而彌篤莫不練達古今該悉元本磅  
 礪經義蔚為儒宗以之溢事而無煩以之誨人而不  
 倦上之則宣化而成俗內之則懷寶而獨善是故大  
 禹之聖惜乎寸陰關子之戒慮其將落者此之謂乎  
 孔子晚而學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日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又曰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為魯司寇  
 顏回孔子弟子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人任情顏回任道怒喜怒遷移也

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孔文子為衛大夫敏而好學不耻下問

孔圉謚文

甯越中牟之鄙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  
 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  
 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

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蘇秦東周人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後用此結從約佩六國相印

漢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之養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

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時行貨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其精

如此後為臨淮太守

賈嘉賈誼之孫最好學官至郡守

董仲舒少治春秋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為膠西

相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以脩學著書為事後為江

都相

黃霸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

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

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年迺出霸欲

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之繫再冬講論不怠後赦得出後

至丞相

王尊字子贇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

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

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署為

守屬令監獄獄主囚也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郡有文學官而尊事

之以為師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後官至東郡太守

路溫舒字長君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舒取澤中

滌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為獄小

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

見而異之署決曹吏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

邑丞後至臨淮太守

劉向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昧達

旦後至中壘較尉

龔舍字君倩與龔勝相友少皆好學明經楚王入朝

聞舍高名聘舍為嘗侍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終其經業

後徵為諫議大夫

後漢魏應少好學光武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

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為騎都尉

魯恭年十五與母弟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

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

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後至司徒

魯丕性沉深好學孜孜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

之禮士友嘗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

郡將無不師友待之後為侍中左中郎將

承官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

經授諸生數百人官過盛廬下棄其業因就聽經遂

請留門下官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豕而留聽經牧

禁止因主惟其不還求索得官欲答之門下生共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後至侍中

祭酒

桓榮少好學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貧屢無資嘗客傭以自給精

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恒元

卿同飢克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

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嘗元卿歎曰我農

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後為五更封關內侯

崔瑗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千獄發千縣獄

也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評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

學雖顛沛必於是後為濟北相

竇章遭羌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達蓬戶蔬食

講讀不輟後為大鴻臚

高鳳少為書生家以農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

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會天暴雨而鳳持竿

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

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自言農家子不應爲吏  
侯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嘗備作爲資暮還輒  
爨薪以讀書公車徵不至

宋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伏日輒詣博  
士受業通詩禮善論難後至河內太守

王充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家貧無書嘗游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  
墜阬岸其父暉嘗以爲專思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  
精篤後至尚書

樂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爲河東太守恢隨之  
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拷諸家弟子皆  
以通關被繫恢獨皎然不污於法遂篤志爲名儒後  
至尚書僕射

曹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侍父充業博雅疎通尤好  
禮事嘗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  
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  
念至忘所之適後至侍中

郭顛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嘗數百人晝研精

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意朝夕無倦公車再徵不行

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嘗傭以自給後至桂陽

太守

甄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卒於梁相

李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嘗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又司

馬彪續漢書載固少有俊才志雅學

後至太尉

杜喬累世吏二千石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

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嘗步擔求師後至太尉

陳寔少作縣吏嘗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而有志

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大學

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後至太丘長

崔琦嘗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後至臨

濟長

荀爽幼好學耽思經籍慶吊不行徵命不應後至司

空

魏隗禧字子牙世單貧少好學漢初平中三輔亂禧

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樵採餘日則誦

習之後至郎中

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漢興平中關中擾亂與

兄季中依將軍段熲遇採招負販而嘗挾持經書投

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後爲侍中大司農

吉茂世爲著姓好書不耻惡衣惡食而耻一物之不  
知漢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  
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守

袁遺字伯業曹公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  
業耳後爲揚州刺史

趙昱少時就處士東筦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群業  
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跡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  
母須臾卽還後爲漢陵太守

賈逵爲諸生畧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  
爲汝守嘗課績之月嘗一遍後至豫州刺史

司馬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  
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後至太尉

鍾會有才能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繼晝繇是  
獲聲譽後至鎮西將軍

嘗林少單貧性好學爲諸生帶經耕鋤後至光祿大  
夫

王象少孤爲人僕隸年十七見使牧牛而私讀書後  
領秘書監

蜀向郎少時涉獵文學更乃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

踰八十猶手自較書後至左將軍位特進

譙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忻然獨笑以忘寢食後至光祿大夫入晉至散騎嘗侍

郗正本名纂少而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典弱冠能屬文後至秘書令入晉為巴西太守

吳步騭字子山世亂避難江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後至丞相曾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飭雖在軍中于不釋卷後至偏將軍

闕澤字德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為人傭書以供紙筆寫書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諭講究覽群籍兼通歷數繇是顯名後為太子太傅

張紘居貧躬耕帶經而鋤孜孜汲汲以夜繼日至于弱冠無不窮覽後為孫權長史

晉劉寔自幼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弟智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

晉中興書載寔精學不倦雖居官職至于皓首手不釋卷

後至太尉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為鄰里所重後至散騎

嘗侍

束皙字廣微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後爲尚書郎

皇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定懸乎天徵議郎又召補著作郎並不應石崇爲陽城太守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

曾芝字世英父爲郭汜所害芝襁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典後至光祿大夫

虞溥字允源父秘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典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後至鄱陽內史

董景道字文博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略不與人交通

景道按史無官

徐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徵辟並不就

褚陶嘗爲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

孫盛歷秘書監給事中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

卷

荀崧歷右光祿大夫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

范任字玄平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及長好學庾氏家貧無以資給任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讀誦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玄理後至北安將軍

范甯爲豫章太守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

葛洪字稚川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徵散騎嘗侍不就

范宣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詔徵不就

徐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名聞後至驍騎將軍于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

徐廣爲秘書監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謝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耕耨之暇研精墳典後至著作郎

紀瞻性淨默少交遊讀書或手自抄寫後至驃騎將軍

王延少孤貧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後為劉聰金紫光祿大夫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嘗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

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耶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歡史不載官

魏詠之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後至荊州刺史

車胤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嘗得油夏日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炤書夜以繼日後至吏部尚書

劉敏元字道光勵已脩學不以險難改以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嘗謂同志曰誦書當

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學必歎歎時有暇即折蒲學書遂亡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粥已

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為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後至破虜將

軍

劉宣字士則元海之從祖朴鈍少言好學脩潔師事

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捨晝夜好毛詩左氏傳

劉曷仕李嵩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曷曰  
卿嗜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曷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曷何人斯敢  
不如此雖在兵難之中講誦不廢每儒士在門嘗倒  
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  
也

張悌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羊悌幼而好學  
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  
供母一以饌人晝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  
前秦符朗初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  
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  
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

宋劉懷肅家世貧窶而躬耕篤學後至淮南歷陽二  
郡太守

鄭鮮之祖襲爲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  
交游之務後至尚書左僕射

王徽字景玄瑯琊臨沂人少好學無不通覽嘗住門  
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後追贈秘書監  
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執書不輟父母家人

或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農爲求活乎韶之荅曰  
我嘗以典籍自耕耳後至祠部尚書

殷淳高簡寡欲早有清高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後至  
光祿大夫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嘗歎  
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後至郢州刺史

傅隆爲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  
精三禮謹於奉公嘗手自寫書

南齊王遠之爲大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遠之性率素  
衣裘不潮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

王儉幼有神彩專心篤志手不釋書後爲尚書令  
沈鱗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手口不息及長隱居

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鱗士年過八十耳目猶  
聰明手自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人以爲養身靜默之所致也  
江泌字士清少貧晝日研牀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

屋後爲南中郎行叅軍  
陸澄字彥淵少好學博覽無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

卷後至散騎嘗侍  
顧歡幼聰慧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雀食

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亡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老躬耕誦讀夜則燃糠炤書同郡顧顛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從徵太學博士不就

徐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材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詣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

虞龢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梁主泰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餘卷

傅昭幼孤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動覲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後至散騎嘗侍張纘爲秘書郎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

侍次入補其居職例百數十日便遷任績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君乃可言優仕矣

陶弘景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

沈約篤志好學晝夜不輟卷母恐其勞生疾嘗遣減油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屬文後至侍中丹陽尹特進

范雲嘗就親人袁炤學晝夜不怠炤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後至右僕射

江革字休映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勌嗟嘆久之乃脫所着儒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後至光祿大夫領步兵較尉

韋愛情性介不妄交游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游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二十嘗游京師值天子出游南苑邑里誼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後至寧蜀太守

王瞻字思範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

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後至侍中領騎將軍

蕭琛嘗言少壯有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後至侍中特進

張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後至御史中丞

陸湮字公佐少勤學善屬文於家庭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後至國子博士中

庶子

褚珍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

殷芸勵精勤學博洽群書幼而廬江何憲宗見之深相嘆賞後至通直散騎嘗侍秘書監

孔子祛少孤貧好學耕耘探嘗懷書自隨閑則讀誦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後至步兵校尉

沈峻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勇大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鱗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

其篤志如此後至中書通事舍人司馬芍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獻彊力專精深爲獻

所器異後至始興內史

范縝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獻聚講說縝往之卓越不

群而勤學獻甚奇之親爲之冠後至中書郎國子博士

何脩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釋卷讀禮論三百篇略皆上口齊大尉王儉雅相推重後至尚書左丞

王錫幼而警悟於兄弟受業衆皆休散嘗獨留不起年七八歲猶隨母儀興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嘗爲朝士悅之精力不勌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爲飾居室雖童稚之中一無所好後至吏部郎中

劉霽家貧與弟杳敲相勵篤學旣長傳涉多通累官建康令不拜

任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誦略無所遺後至兼中書通事舍人

臧巖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後至鍾南諮議叅軍

鍾嶸與兄岵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後至晉安王記室袁峻字孝高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皆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後至貞外散騎侍中

劉峻八歲爲魏人所掠徙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

下自課讀書嘗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髮  
既覺復讀終於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  
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譜聞京師有者必往祈  
借後至荊州戶曹參軍

庾仲容幼孤爲叔父沫所養既長杜絕人事專精篤  
學晝夜手不輟卷後至黟縣令

張率與陸少女善少女家有父澄書萬卷餘率逐得  
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

司馬聚善三禮少傳家業彊力專精手不釋卷後至  
晉安王長史

陳元敬字子恭純孝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不倦後  
至金紫光祿大夫特進

鄭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嘗  
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  
誦讀其篤志如此後至中散大夫

陸瓊初以侯景作逆携母避地于吳縣之北鄉勤苦  
讀書晝夜不怠遂博學善屬文永定中州舉秀才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大清末遁於天目山築  
室以居雖處亂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後至祠部入  
隋官至秦王府主簿

江摠篤學有辭采家有賜書數千卷摠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後至尚書令

章華家世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覽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乃遊領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學後除大市令

歐陽頴長沙臨湘人也父喪累積悉讓諸兄州郡辟頴不應乃廬于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起家信武府中兵叅軍  
袁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沉靜好讀書手不釋卷至尚書右僕射

姚察樂於墳籍無所不觀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輟好研覈古今誤正文字精采流瞻後至吏部尚書

後魏崔祖虬少而好學下帷讀書不驅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張袞年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得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後至給事黃門侍郎崔玄伯立身雅正與世不群雖在亂猶屬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後至吏部尚書

古弼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

崔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而誦讀不廢後至御史中丞

宋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

游明根雅之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倩人書字路邊畫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大武擢爲中書學生寡欲綜習經典文成踐祚爲都曹主書帝以敬慎每嗟美之

嘗景耽好經史愛翫文辭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貨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後至儀同三司

房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事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蕪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瞻後至步兵較尉領尚書郎

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

業爲尚書散騎嘗侍加光祿大夫年九十餘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嘗執書吟咏尋覽

李瑾爲車騎將軍大司農卿殷州大中正瑾淳好學老而不倦

宋繇少有志尚追師就學閑坐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群言靡不覽綜後仕沮渠牧犍官至左丞世祖拜河西王右相

劉芳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史終夕不寢後至太嘗鄉

趙逸爲中書侍郎性好墳素白首彌勒年踰七十手不釋卷

游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官至尚書右僕射

李彪字道固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高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後至御史中尉

崔光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後至司徒侍中

崔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軍族之隙手不釋卷後至殿中尚書

李琰之歷侍中中書侍郎每休閒之際嘗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得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異日聲名勞七尺軀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崔挺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手不釋卷後至北海王詳司馬

張普惠父曄爲齊州中水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士專心墳典克厲不息乃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後至尚書右丞

祖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夜繼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嘗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繇是聲譽甚盛後至車騎大將軍

溫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後至中書郎

宋世景與弟道輿下帷誦讀博覽群言尤精經義族凡弁甚重之後至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北齊李鉉字耳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悉就

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嘗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李周仁受毛詩尚書張武劉子猛受禮記嘗山房蚪受周官儀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嘗稱高等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後至國子博士辛術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兵手不釋卷

張耀爲秘書監奉職恪勤未嘗有過好讀書春秋月一遍時人慕之賈良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耶耀曰何爲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卷失也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好學負笈從師服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典便杖策入都知大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終于家

劉逖彭城人也魏末世宗以爲門府行參軍遠離鄉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成務於宴集逖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後至散騎嘗侍奏門下事

馮偉節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嘗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閑閉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產業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舉秀才不就魏收年十五隨父赴選好習騎射因滎陽鄭白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床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後至尚書右僕射

後周樂遜字尊賢河東猗氏人弱冠爲群主簿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授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

樊深字文淵河東猗氏人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後爲國子博士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嘗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

終亦不改

裴漢嘗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疾疫彌年亦未嘗釋卷後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薛端字仁直河東汾陰人本名沙隨有志操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後至基州刺史

宇文測字澄鏡性沉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後至少保

宗慄少聰敏好讀書日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後至車騎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仕後梁蕭歸至太嘗鄉

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燼夜有數升後至都官尚書

薛澄初自孝昌中杖策還雒陽先是澄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兗歸魏其子懷雋見澄甚相親善屬爾朱榮廢立遂還河東至懷雋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畧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仕西魏至安東將軍

隋諸葛穎爲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

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

楊尚希髫齡而孤年十歲辭母請業長安涿郡盧辨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者皆共推伏後至蒲州刺史

劉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嘗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誦爲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後至太子右庶子

楊昇字文殊幼丁父憂及免喪之後絕慶吊門而讀書數年之間博覽書記後至吳州總管

李文博性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皆所解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詠後至司隸從事

馬光少好學從事數十年晝夜不息後徵爲太學博士

王邵字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心既專性頗怵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以情自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後至秘書少監

庾自直潁川人少好學沉靜寡欲至著作佐郎知起

居舍人

房彥謙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辭辯風槩高人後至司隸刺史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津橋宗人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後爲瀛州戶曹從事偏直三省而不得官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思道聰爽俊辨通脫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崧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俊思道復爲文以示劉崧崧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後至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劉臻爲皇太子學士無吏幹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

郎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書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嘗節其燭燈後至尚書左丞

唐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陵人威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隋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秘書郎秩尚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秘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李密多籌筭養客禮賢無所愛恡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

包愷愛史記漢書勵精忘勌愷門徒皆出其下虞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居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勌或累旬不盥櫛後至秘書監

徐曠字文遠家貧無以自給其兄林鬻書爲事文遠每閱書於肆不避祁寒暑雨遂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

姚思廉吳興武康人性恬靜寡欲終日閉門披閱經史未嘗言及家事非公事不出門無所造請學有家風博通前載後至散騎嘗侍

張行成少師事河間劉炫勤不勌後至右僕射太子少傅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貞觀中累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書達

夜畧無厭倦每欲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  
子候問請日終日如是無乃窮乎德言日敬先聖之  
言豈憚如此

路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後至太子司儀  
郎

李襲譽好學手不釋卷博涉經史後至同州刺史

裴行險初以門廕補弘文生累年在館惟閉戶讀書  
館司將加薦舉固辭不就左僕射房玄齡問其故曰  
遭隋季亂私門書籍蕩盡異在館披閱有所成耳後  
至吏部侍郎

裴炎河東人也少補弘文生每休暇諸生多出遊炎  
獨觀書不輟後至內史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  
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繇是博涉  
經史後至文昌左相

馬懷素少師事李善貧無燈燭晝採薪蘇夜燃讀書  
遂博覽經史解屬文開元中為秘書監兼昭文館學  
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

王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誨訓子弟如嚴君焉  
後至太子中書許令在家脩道

韋涉中書令安石之子開元初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八年于茲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墳索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後至禮部尚書東郡留守

楊綰生而聰慧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官至中書侍郎平章軍國事

于休烈爲工部尚書篤好墳籍手不釋卷以至于終崔元幹善屬文年近七年好學不倦官歷駕部員外郎知制誥

楊成字亢宗北平人也代爲官族子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院爲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遂無所不通

李巽字令叔趙郡人少勤學孜孜自課以明經調補華州參軍應拔萃科授鄠縣尉

蔣仁自少好學雖甚寒暑未嘗釋卷後至秘書監王起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自幼及耄手不釋卷

張建章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建章曾齋元戒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回及西岸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置于水中模而讀之

不失一字其篤學也如此後至幽州行軍司馬

李蹊在省臺日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仕昭宗時位至宰相

梁孫陽雅好聚書有六經史漢泊百家之言凡數千卷皆簡翰精至披勘詳審得暇即朝夕耽翫曾無少怠官至左散騎嘗侍

後漢劉岳初少孤以先人官卑群從之間最不調兩都喪亂流寓青齊丐食業文厲心苦節至太嘗卿晉裴皞容止端秀性惡剛直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翰雖亂離斯瘼手不釋卷後至右僕射致仕周馮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耻惡衣食負米奉祀之外唯以披誦咏吟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後至中書令

張昭自歷清顯手不釋卷每得生書以舊有足病必卧而禮之舉朝服其好學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三百九十八

三十二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彊記 聰悟

彊記

傳不云乎博文彊識謂之君子蓋有目所暫閱耳所暫聞而成誦于口終身不忘者信乎其彊記也自漢而下能者間出咸性理聰悟機神警邁或博通前籍

默識無謬或詳練故事遽數弗遺以至閱爵里而悉  
舉其名氏經國邑而盡志其風土背碑靡失覆基不  
誤自非宅粹精於心術彰敏慧于天性疇能及是哉  
漢東方朔年十六學詩書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陣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誦四  
十四萬言仕爲侍郎

張安世從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

唯安世識

識記也

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較無所

遺失帝奇其材擢爲尚書令

任安字少卿爲武功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安嘗爲  
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嘗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  
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會會者數百  
人安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恠其見之疾也  
位至大司馬

後漢陸績幼孤仕郡爲戶曹吏時歲荒民飢困太守  
尹興使績於都亭賑民饘粥績悉簡閱其民訊以名  
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  
姓字無有差謬

延篤少從穎川堂溪典受左傳旬日能諷之典深敬

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堂溪典以廢牋  
記與之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牋盡

辭欲歸典曰卿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嘆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顯名七

十與游夏爭匹也後為京兆尹

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

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各姓坐狀輕

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又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

在路晝頻暮宿所見吏賓客亭長吏率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都歸示奉奉云前日穎川綸自都亭亭長胡奴名以伏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虞延為郡督郵光武東巡路繇小黃高帝母昭靈后

陵園在焉詔呼延引見問園林之事延占對可觀其

陵樹株葉皆識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

王充家貧無書嘗遊雒陽肆閱所賣書輒能誦憶後

同郡謝夷上書薦充才學肅宗詔公車徵病不行

臧旻自匈奴中郎將徵拜議郎還京師太尉袁逢問

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旻具荅言西域本

三十六國復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

遠近人數多少風俗溲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各種

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嘆息

曰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後拜太中大夫

彌衡

公孫瓚

王

粲

司馬防

隗

禧

夏侯榮

已上事節附在此卷末

蜀張松爲劉璋益州從事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飲宴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異之

何祗補成都令使人投笞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後爲都督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亮往錄獄衆人咸爲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牘諸解狀諸葛亮晨往祗悉闇誦答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

胡潛字公興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記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採許慈並爲博士

吳朱桓性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後領青州牧

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嘗爲人傭書以供總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察孝廉除錢塘長

謝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史不書官位

晉劉輿爲東海王越所召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旣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腴酬接卽以爲左長史

刁協字玄亮少好學經籍博聞強記釋褐濮陽王文學太興初爲尚書令

王珣爲桓溫主簿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萬人悉識其面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珣曰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繇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

張華爲司空疆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謝安爲太保初以晉自過江遂亡輿輦之制度率意造焉及破符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爽大小

如一時人服其精記

吳熹初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爲起居注所寫既畢闡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熹經一見卽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愛之因此涉獵漢史頗見古今演之門生諸童民入爲主書薦熹爲主書史進爲主圖令史

南齊蕭惠開拜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明識過人嘗有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梁陸倕所讀書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漏脫後爲中庶子加給事

中揚州大中正復守太嘗鄉中正如故

任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高祖聞其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劉子諒少好學有文才尤博識晉代時人號曰皮裏晉書歷官著作郎

張緬明後漢及晉代諸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起家秘書郎

劉覽爲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

謝蘭阮孝緒之甥孝緒以其有至性謂之曾子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陽元也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軍參軍何憲廬江瀟人博涉該通群籍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脫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叙述作之體連日累夜不竟所遺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

臧嚴爲浙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寶嚴於學多所暗記尤讀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通無遺失其博洽如此

劉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零落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刪逸篇昉簡周書果如其說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可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蔡伯借必無比對

陸機爲平原內

史先是與弟雲同造壯武郡公張奉華表重其名如舊相識王粲徙長安蔡邕見而異之伯借邕字也

累遷中書侍郎

陳陳凝少孤貧性質直彊勇力封永循縣開國侯尋授通直散騎嘗侍中領軍

陸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明彊記一覽無復失累  
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書舍人

後魏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  
顯宗較試抄百餘人名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有  
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嘆曰貧道生平以來  
唯服卽耳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

楊大眼爲將軍雖不學嘗於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  
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終平東將軍

胡叟披讀群籍再屬於目皆誦於口朝廷以其機識  
拜武威將軍

楊機爲雒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  
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

闕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  
謂之宿讀沮渠蒙遜甚重之拜祕書考課郎中

高謙之專意經史天文筭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  
誦數千言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

嘗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廷尉  
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

邢邵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  
族兄巒有文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嘗人也

少在雒陽會天下無事專以山水遊宴爲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記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梁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不可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後爲衛將軍國子祭酒

李神風骨頽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仕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祖瑩年十二爲中書學士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旣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曲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

北齊王琳雖無學業而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自梁歸齊除驃騎大將軍進封巴陵郡王楊愔幼聰敏從父兄黃門侍郎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愔典選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悞者後有選

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情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過見我不下以方翅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後爲尚書令拜驃騎大將軍

裴諷之字士正少好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嘗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荅無遺景嘆曰應奉五行俱下襴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祖珽爲神武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

刁柔字子溫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彊記至於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天寶除國子博士

馮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爲孝昭領軍府法曹典機密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唐邕初爲文宣大將軍府參軍後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部從專掌兵機每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效繇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百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文宣又嘗對邕曰太后云唐邕

分明疆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後周韓果爲都督從太祖征討果性疆記兼有權略所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

長孫紹遠魏太師雅之子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雅作牧壽春紹遠年甫十三雅管記王碩聞紹遠疆記心以爲不然遂白雅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旣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自是碩乃嘆服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孝閔踐祚封上黨公

柳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經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特試令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遍便卽誦之無所遺漏保定中爲司會

裴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後魏孝初解褐負外散騎侍郎

帝師雅爲宇文護賓曹參軍知諸番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雅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格高下亦如是卒爲揚州功曹

蔣乂爲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嘗幸凌烟閣見左壁  
頽剝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辯三五字命錄之以問  
宰臣卒然無以對遽召乂訪之對曰此聖曆年侍臣  
圖贊也暗諷不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嘆曰虞世南  
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劉廼聰穎志學暗記六經日數千言爲給事中終朱  
泚之亂

陳諫彊記洽聞人罕及之王叔文之黨量移通州刺  
史李

馬嘉運爲太學博士性聰瞻異於衆人耳目所涉終  
身不忘尤善論難

梁敬翔爲樞密使開平三年宴宰臣扈從官新受西  
路行營行軍司馬崔公實時劉知俊西討鄜延又傳  
檄銀夏甚爲邠岐寇黨侵擾帝深憂其未濟中宴顧  
問侍臣翔承旨而對剖析山川險要郡邑虛實兵糧  
多少悉以條奏如素講釋左右莫不驚其聰悟人罕  
能及帝嗟賞

晉鄭琮大原人始事唐武皇爲左院軍小較屢有軍  
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侯戎伍之事一覩不忘  
凡所詰問應荅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

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  
誨將徵兵於四方琮在帳中歷數諸道屯軍及王將  
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

聰悟

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誠哉聰悟  
之性天縱之能故世之所希矣若乃思理周物警慧  
過人耳目口手不相參涉畫誦數聽無所差忒賦古  
詩而達其意聞度音搜隱辭也見國語辭而究其理懸解默識  
洞察其精微屈指心討盡發其疑謬故為稠人之所  
推服惇史之所流傳至如過街穎悟靡虞漏師致不  
密而失身者亦士子之攸戒也

叔向晉大夫也初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向見魯叔

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

益穆子曰豹豹穆子名也之業在匏有苦蕒矣不知其他

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

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蕒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

法

范燹為晉大夫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

燹知三焉解其  
三事

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

愈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又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

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已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

其下一子曰繪事後素

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

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成也

曰禮後乎

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

禮故曰禮後乎

孔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

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

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

淳于髡曰弓膠昔幹

一作乾

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

合䟽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

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

能載其嘗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

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

穀是人必封不久矣

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  
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

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  
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  
辭誦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  
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驥者為其立至也  
必且歷日曠久則絲篋能挈石駑馬亦  
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才也

居基年封以

下邳號曰成侯

後漢應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自為童兒及長凡所

經履莫不暗記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位司

隸較尉

楊脩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公主簿用事曹氏及曹

公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

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曹公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

已外曹莫能曉之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

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曹公於此迴

師脩之既決多幾如此類又嘗出行籌曹公有問外

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

果然如是者二曹公恠其速使廉之知狀

蜀費禱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禱識悟

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

於人終亦不忘

吳呂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嘗口占為牋疏位南

郡太守封孱陵侯

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

晉范喬字伯孫友人劉彥秋夙有轂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阮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永嘉中爲太子舍人

宋謝晦爲太尉叅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叅軍有疾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遺謬高祖奇之卽日署刑獄賊曹

殷景仁爲中書侍郎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玄理

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同將領引選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兼酬應不相叅涉

沈璞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目過耳人莫能欺仕至淮南太守

南齊王融少而神明警慧博涉有文才舉秀才仕至太子舍人

梁王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喬一見奇之遷侍中終于位

周捨字昇逸父顒齊中書侍郎有名于時捨幼聰穎顒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誦說音韻清辯起家齊太學博士

陶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辭祿而去

蔡徵爲中書令陳平隨例入關隋文帝聞其敏瞻召見顧問言輒會旨

後魏李預字元顛少爲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

胡叟少聰慧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仕至武威將軍

程駿字麟駒少孤貧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

倦晒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始拜著作郎

陳奇河北人少孤家貧齧齒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爲儒不用于世

邢臧如安東將軍爲特進博學有藻思曾共賣迴文集臧獨先通之

北齊魏收爲太子少傅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奴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

邢劭字子才聰明強記廣尋經史五行俱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

庾信幼而俊邁聰敏博覽群經

隋薛胥字昭玄河東汾陰人也胥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嘗嘆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襲爵文成郡公爲交州刺史有善政李德饒少敏聰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較書郎仍直內史省叅事文翰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

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默識強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初為戶曹從事

張虔雄少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叅軍王嘗親按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嘆焉

唐裴矩襁褓而孤博聞強記雅有智略善應對尤達政

呂才博州清平人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初太子左庶子杜正倫太嘗少卿祖孝孫表薦之詔令

直弘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其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為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或稱才有敏思召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作圖解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才繇是知名

歐陽詢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雅終司禮卿判納言事

楊綰清識過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究其精理

袁滋陳郡汝南人弱歲彊學以外兄通州刺史元結

有重名往依焉每讀書懸解旨奧結甚重之遷河南  
觀察使李

邈士美字和夫父純士美少好學博涉善記覽父友  
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  
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邈之門矣卒忠武軍節  
度使

後唐蕭頊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廩  
之子頊幼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太嘗鄉太  
子少保致仕李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敏捷

夫言辭辯給應答無滯其敏捷之謂矣仲尼曰言及  
之而不言謂之隱又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其或備人  
君之切問預朋友之燕居剖疑析滯渙若冰釋解嘲  
答難森然鋒起或因枝而振葉或踵事以增華響應

無窮言必有中良足嘉也至夫嗇夫之利蹀人之多貽如簧之譏致亂官之責亦所不敢取也

後漢戴寵年二十二爲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捷之寵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寵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捷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卽日教署主簿

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魏陳登沛相陳珪子也呂布在下邳珪遣登詣太祖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機曰卿父

勸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鄉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六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嘗飽其肉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方解

王朗字景興太祖請同會啗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秬米飯也朗仰而嘆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後爲司空

徐邈爲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至醉較事趙達問

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  
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  
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  
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吳虞壽字世文翻弟八子也少有倜儻之志仕吳黃  
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郎

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  
觀拜郎中

薛綜為謁者僕射蜀使張奉於太嘗前列尚書闕澤  
姓名以嘲澤澤不能對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

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  
敢復列君吳耶綜應穀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  
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

敏捷皆此類也

一云費禘聘於吳陸見公卿侍臣皆  
在座酒酣禘與諸葛恪相對朝難言

及吳蜀禘問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  
橫目勾身蟲入其腹禘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  
天有口者吳下臨  
滄海天子之都

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大帝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  
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  
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他日復見帝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

優帝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是以爲優  
帝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  
曰此非養老之禮也帝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  
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  
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  
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爲盡爵後蜀使至群臣並  
會帝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爲致好  
馬恪因下謝帝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  
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  
捷皆此類也帝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  
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脩已而已又問  
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諸攝履臣不如胤運籌轉策  
胤不如臣恪嘗獻帝馬先鋤其耳范曄時在座嘲恪  
曰馬雖六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  
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曾有白頭  
烏集殿前帝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  
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  
有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  
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位至太傅

蜀張裔爲益州郡太守郡耆率雍闓不賓縛裔與吳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孫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士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微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闕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

晉阮籍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惟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有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如衆乃悅服

孫皓封歸命侯武帝嘗與王濟奕碁時皓在側濟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皓譏焉

吳彥爲建平太守吳亡彥始歸降晉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繇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

孫楚與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後爲馮翊太守

陸機字士衡入雒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荅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瑗志默然旣起雲謂機曰殊邇遐客不相識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耶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機位至平原守陸雲性清正有才理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

持論過之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嘗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疆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後爲大將軍右司馬

王尼字孝孫初入雒詣東海王越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辟

車騎府舍人不就

祖納爲大將軍王敦聞其賢遺其二婢而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輕於五羖皮耶

諸葛恢嘗與司空王導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耶恢後至尚書令

習鑿齒爲桓温戶曹叅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

戴逵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畧達勵操東  
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如  
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

王珣爲僕射王恭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  
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

孫綽高尚有志節所居齋前種一株松嘗自守護鄰  
人謂之曰榭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樑日耳  
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行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  
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板答曰今爲

忠臣不得爲孝子其譏辯皆此類京位至泉陵令

周處仕吳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醜酒謂

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離

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

渾有慙色

袁甫爲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衍問甫曰卿名能辯  
豈知壽陽已西何以嘗旱壽陽已東何以嘗水甫曰  
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鬲足疆邦  
一朝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  
故其域嘗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

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等有言魯僖甚喜故致  
旱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踈後親則天下和平灾害  
不生矣觀者嘆其敏捷

孟嘉爲征西桓温參軍人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謂也嘉荅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袁宏爲大司馬桓温記室謝安嘗賞其機對辨速後  
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治  
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追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  
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嘆其率而能要焉

謝玄字幼度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  
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  
莫有言者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  
耳安悅之後爲左將軍會稽史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  
問其故對曰松柏貞姿經霜獨茂蒲柳嘗質望秋先  
零帝悅其對歷尚書右丞

顧愷之爲大司馬桓温參軍甚見親昵温薨後愷之  
拜温墓賦詩云山摧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  
卿憑重温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荅曰叢如震雷破

山淚如傾河注海

虞嘯父爲侍中侍宴因大醉出拜不能起孝武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王楨之字公幹獻之兄微之子也爲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劉邁爲殷仲堪中兵叅軍桓玄嘗戲馬以弮拂仲堪邁謂玄曰馬弮有餘精理未足玄怒將殺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鈎斬祛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喜

張天錫自梁州歸命封西平郡公會稽王導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劭曰桑葢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忌心

宋張敷爲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顧覲之嘗於文帝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辯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

忠義笑人淑有愧色位至吏部尚書

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孝武嘗勸飲普令群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帝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帝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臣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途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帝甚悅衆生稱其辭意之美

沈懷文孝武嘗有事園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日色甚美帝升壇甚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事茲禮而膏雨迎夜前景麗朝暎聖明幽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帝笑稱善後爲廣陵太守

謝莊爲左衛將軍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帝甚悅當時以爲知言孝武嘗爲顏延年曰謝希逸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年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年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轂何者爲疊韻荅曰玄護爲雙轂礮礮爲疊韻

其捷速如此

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孝武立寺擬其名尚之  
應劭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累遷黃門侍郎

宗越為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  
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

大笑 臣欽若等曰佛狸後魏道武小字也

殷叡字文子鮮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  
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斂容答曰殷侯衰  
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

可聞

南齊褚炫初仕宋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外郎從明  
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  
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  
而雲露尚凝故斯輦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  
群情便為載懼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范柏年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咨事見宋明帝帝言  
次及廣州貪臯因問柏年鄉州復有此水不荅曰梁  
州唯有文川武鄉廉臯讓水又問鄉宅在何處曰臣  
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

刺史

崔祖思爲刺史高帝旣爲齊王置酒爲樂羨膾旣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羨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鱉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祖思後爲青冀二州刺史

王儉爲吏部郎有客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噉卒得職焉

王慈僧虔之子也謝鳳字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卽及猶鷄之不得鳳也時人以爲名答慈位至豫章內史

王敬則爲太尉武帝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帝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尚書令史耳那得今日

虞長耀爲員外郎王敬則初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長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中以爲甘棠敬則笑而不答

周盤龍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看貂蟬何如瓊螯盤龍曰此貂蟬從瓊螯中出耳

范文季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武帝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

周顒爲太子僕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胤顒曰三塗六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

庾杲之爲黃門吏部郎武帝酒後謂群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群臣莫有答王儉因目杲之後答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嘆其辯荅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名帖賣宅答曰朝廷旣欲掃蕩京雒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杲之後爲太子右衛卒

謝淪性甚敏瞻嘗與劉俊飲推辭久之後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得其人自可沉湎千日俊甚慙無言勸俊父也淪後爲太子詹事

劉繪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

刺謁繪繪戲嘲之日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殷  
日未審孔丘何闕而君闕里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  
歎其辯速

梁范雲初仕齊為竟陵王丹陽尹主簿時進見齊高  
帝值有獻白鳥者帝問此為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  
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曰卿言是  
也感應之理一至此

蕭琛仕齊為司徒記室永明九年魏始通奸琛再銜  
命至桑乾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固來使  
齊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廷  
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

王瑩為尚書令性清慎高祖深喜之時有猛獸入郭  
帝意不悅以問群臣群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歛板答  
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武象來格  
帝大悅眾咸服焉

謝幾卿為西昌侯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  
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  
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  
默然

李膺爲西昌侯藻主簿使至都高祖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何故對曰昔日李膺事桓靈之主今日李膺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

王份爲散騎嘗侍領步兵較尉高祖於宴席問群臣曰朕爲有爲無份對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高祖稱善

曹景宗爲右衛將軍嘗於華光殿侍宴武帝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

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約等驚嗟竟日

何敬容爲侍中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灾高祖謂群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灾並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弗違時以爲名對

夏侯亶爲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鄉䟽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

於亶已疏乃曰鄉儉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踈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亶位至平北將軍

蕭子顯爲侍中高祖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何觀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以爲名對

陳顏晃字元明爲梁邵陵王兼記室叅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

後魏楊昱爲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維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祥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此非郎何得申二公之美也

邢巒爲中書侍郎孝文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乃任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

在與魏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辭之此言其意不小

爾朱彥伯廢帝時爲侍中帝醮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北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昔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鈞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

北齊盧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有宿德朝士謂之曰大厦初成應穀荅曰且得燕雀相賀又邢邵曾戲詢祖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夫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劭甚重其敏贍

楊愔爲吏部尚書典選令史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爲士塚士深自言愔曰盧郎玉閨所以從玉又魏收昔在雒京輕薄尤甚人號曰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元顥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

已倒

遵彥愔字也

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

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

之大笑稱善

王晞爲丞相嘗山王并州刺史嘗詣晉祠賦詩曰日

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

臣欽若等曰相王王爲丞

也相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

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恠晞緩笑曰昨晚陶

然頗以酒漿被責鄉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

鳥而已

元文遙爲侍中子行恭少頗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

思道交遊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

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口思道荅曰六郎辭

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

崔俊爲侍中其妹爲博陵王妃婚夕文宣舉酒祝曰

新婦宜令孝順富貴俊奏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

繇陛下

宋遊道爲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

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聞之曰何時節作

此殷固大癡遊道應殷曰何時節不作此殷固大癡

孫奉爲散騎嘗侍奉學淺而行薄邢劭嘗謂之曰更

須讀書奉曰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

後周長孫澄初仕西魏爲征東將軍文帝嘗與太祖

及群公晏從容言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公宜各引要言澄應叢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忽云匡救其惡旣而出閣太祖深歎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

隋雲定興女爲太子勇昭訓生長寧王儼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卽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爲敏捷對位至屯衛大將軍

麥鐵杖爲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卽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叢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恠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捷

唐蘇世長隋大業中王世充署爲太子太保與僞將豆盧褒俱鎮襄陽旣降京師高祖誅褒而責世長來晚之故世長頓頽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略盡唯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寔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人屯監後於玄武門引見語及平生恩意甚厚高祖曰

卿自謂諂佞邪正直耶對曰臣寔愚直高祖曰卿若  
直何爲背世充而歸我對曰雒陽旣平天下爲一臣  
智窮力屈始歸陛下向使世充尚在據漢南天意雖  
有所歸人事足爲勅敵高祖大笑嘗嘲之曰名長意  
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  
曰名長意短寔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  
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卽  
日擢拜諫議大夫

册府元龜